山庫全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九朝編年備要卷三十

史部

詳校官編修 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校對官待部臣胡士震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釣 謄録監生 再将厚傳

次至四車公舊 九朝編年備要 **與以固園積栗治兵實之塞** 聖馬不强為可慮臣以 郎皆上奏畧曰獻言者 為可慮百姓久因而財 陳均 撰

天下者紀綱法度也所以勵世磨鈍者慶賞刑威也 不克則士馬何患乎不强又曰夫人君之所以維持 明賞罰以收人心嚴軍政以勵士氣付之良將何 運之法則財何患乎不足下募兵之令高賈馬之直 節用裕民之徳去蠹國害財之政用計數之人治轉 則為善者不勘刑罰不當則為惡者不畏此誠治亂 下則邊備何患乎不嚴罷不急之粉減無名之費躬 綱不立則國日削法度不更則弊日滋爵賞妄施 Ŀ 往

TO TOWE MADE 賢斥奸未當於人心發號施令未孚於天下冗濫不 避怨養思為得計紀網弛而不振法度壞而不修進 務姑息之愛而憚於裁抑則以循常守故為中和以 能奚服柔遠何以革前日之弊何以致中興之業也 以削弱政事日以紛亂內之不治矣暇治外邇之不 教不立廉恥尚寡誕謾未俊風俗尤薄臣恐國勢日 抑而姦邪未盡退聽名器不慎而僥倖未盡革心禮 之源安危之機也今朝廷樂因循之習而重於變更 九朝編年備要

幹里雅布陷相州濱州 とうりでを 伏惟陛下盖留聖心思日我致使人主之勢日隆 開言路閉之諺 稍緩則復沮抑言者故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 伏矣詔特賜章服 廷之政日新威權尊而下莫敢敗紀綱立而人莫敢 内侍梁方平領兵在河北岸敵騎奄至倉卒奔潰時 可以使小人不斥而自退可以使外侮不戰而自 1171 卷三十 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 朝

竄 延王 黼 未 動李彦 已已韶親征 スかりましたとう 質明遂至濬州 絕步兵猶未渡也初金至邯鄲遣郭樂師為前驅付 在河南者無 南面守橋者望見金人 以干騎樂師求益復以千騎與之樂師疾馳三百里 金因不得濟方平既潰何难軍亦望風奔散我師 人金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 九別編年備要 旗幟燒斷橋續陷沒凡數千

索直秘閣黼至雍邱縣南固邨吳敏李綱指燕山之 寶以萬計黼侍妾甚衆封號者八令人十安人公然 役為糊罪請該之事下開封尹聶山山遣武吏尋躡 賣官取贓無厭京師為之語曰三百貫且通判五 輔以金騎 犯京師載其孝東下韶寬水州籍其家金 **战之民家取其首以獻議者謂黼罪固當誅朝廷不** 明置於法而回枉若此為失刑矣動削官放歸田里 而羈管循州籍其家尋賜死動固罷二十年第合 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上皇如南 詔令范訥統勝捷軍護徒 課當時謂動結怨於東南彦結怨於西北至是亦賜 過之輿臺職隸腰金累使充物其門彦以思澤積官 至承宣使宣和問括民田按行河北京東西所至州 死籍其家 擬宮省名園别墅甲吳郡服膳羯用擬玉食而華緻 踞坐黄堂而使監司郡守列侍奪民常産重斂 九朝編年備要 時蔡京父子欲避難 南

辛未定城守策以李綱為親征行營使 等路發運使與攸之妻黨也於是蔡氏宋氏皆傾家 白時中請上出狩襄鄧曰事有屈伸太王亦避狄居 而南下矣 城上曰誰可副者同知李棁曰臣願留上即命稅為 言敏曰京師百萬生靈奈何棄之臣願留守以救 岐山下侍郎吳敏曰時中敢任出奔之責否時中無 **韩官司舟船皆隸發運司乃以宋煥為江淮京浙**

立於宰執之末因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 對者綱曰此何時耶而用例耶孝莊即具奏詔引綱 與宰執廷辨孝莊曰舊例未有宰執未退而從官求 侍班延和殿下語知閣門朱孝莊曰有急切公事欲 副時從官以言邊事求見者皆非時賜對兵侍李綱 可以守綱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 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 可乎上點 然時中日都城豈 狩避兵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

次定四至全首

九朝編年備要

家岡一 莫能戰綱曰陛下命臣治兵願以死報上即除綱 堅且萬樓櫓誠未備然所以守不在此樊家岡雖淺 蔡懋及良弼往視東壁而御延和殿俟之綱回曰城 内 可以勁兵强弩據也上曰誰可將者時中曰非李綱 民心豈有不可守之理時內侍陳良弼領京城所自 殿出奏曰京城樓橹創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 百官萬民所在捨此将何之若能率勵将士慰安 ノノニ 带濠水淺小決難保守願詳議之上命綱 同

欽定四庫全書 散歸陛下誰與為衛且敵騎已逼復以健馬疾追 之情已變彼父母妻子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至道 等願守乎願從幸乎皆呼曰願死守綱入見曰六軍 綱曰治兵樂冠專以委卿中夜上諭宰執又欲詰朝 至亦以固守為然乃俾中使追還中宫國公上顧謂 決行是日質明綱入朝見禁衛援甲矣綱属聲曰汝 欲往陝西治兵決不可留此綱以死請會無越二王 各命綱留守內侍王孝竭奏中宫國公已行上回朕 九朝編年備要

李邦彦起復太宰張邦昌少宰 白時中罷 指揮曹滕副之 以禦之上悟始命報行以綱為親征行營使馬軍都 懋尚書左丞簽書樞密院耿南仲同知李邦彦美丰 姿善謳謔尤能市井鄙俚之語級成小詞都人呼浪 仍無門下中書侍郎趙野王孝廸門下中書侍郎蔡 坐主出幹議也

次定四专-主書 壬申遣使分督援兵 每路差近上內侍一員 **港為之識者寒心** 殿前司公事宗濋上母王皇后之親屬也上欲寵異 憂突厥國威既振民志以寧 時又以王宗濋主管 算謝安之橋情鎮物足抗秦持李靖之制勝臨機何 母黨故有是命自高依鎮是職紀律廢弛至是以宗 子宰相制詞有曰盡忠而人絕間言制勝而慮無餘 九朝編年備要

癸酉幹里雅布犯京師 じに 集城外者食馬後軍占樊家岡使金不敢近而左右 布軍徑超年駝岡天腳監獲馬二萬匹多葉山積郭 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凡四日初金師抵城下幹里雅 後左右中五軍軍各八千人有統制等官時通津 兵之屬不與各以從官提舉又團馬步四萬人為前 外延豐倉積東四十餘萬石以前軍護之勤王之師 初治京師四壁守具每壁正兵萬二千人而保甲壁

求和幹里雅布以罪犯京師攻城不克乃遣王內借來 千人守河我宣得渡哉 鄰威誇金强我弱以濟和議大臣皆有懼意內見上 樂師當打毬於其間導之使據也金人曰南朝若以二 李綱言擊之便上是邦彦計 如龍上山如猿入水如獺其勢如泰山中國如累 關以安社稷趙野王孝廸蔡懋皆含糊其問不敢決 **倨甚李邦彦等議專主和范宗尹俯伏流涕乞割三** 先是李點使於幹里雅布軍 李點謂金人如虎馬

次定四華主書 一

九朝編年備要

鄭 相 時號六如給事 繼如金營 望之使金軍未至偕金使來議和李稅皇弟康王構 将士拒之又攻陳橋封邱 以京西兵敗金於順天門外於是王師稍振金游騎 不敢旁出京師以南民少安居 至申殺賊數干乃退何灌出戰敗績死之未幾馬忠 初命望之為使高世則副之望之等絕城與金使二 金尋攻通天景陽門甚急李綱 卷三 衛州門網登城督戰自卯 督

膽失其所言金人遣王汭譯云京城破在旦夕所以 親王宰相請軍前可也乃遣同知李稅為使而改望 按兵不動者徒以少帝故欲存趙氏宗社恩莫大也 之等為副以金一萬兩遺幹里雅布稅等至金營幹里雅 已往事今少帝與大金别立誓書結萬世數好仍遣 布威兵南向坐棁望之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 今議和需搞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 遇其一具孝民也遂借入見孝民奏曰上皇朝皆

次定四車全事 ~

九朝編年備要

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且欲宰相親王為 萬頭表級百萬足欲尊其主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 宗社大計豈應解避上命引王詣殿前見執政李棁 質乃退書出細目一紙付税達朝廷稅等唯唯不能 日大金恐南朝失信国要親王送到河北無他王正 及康王居京師康王毅然請行曰金必欲親王臣為 以皇弟康王為軍前計謀使張邦昌副之時肅 詞尋乃以書遣蕭三寶努耶律忠王內與稅來 £

以誓書往所求皆與之綱留三鎮詔書不遣 去上曰卿第出治兵固守恐金人疑我也于是朝廷 害搞師金帛太多當量與之三鎮不可割至于遣使 齊誓書俱行時李綱力爭以謂加號及歸朝官 固無 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帛之數又不足較上點然網求 色云國家有急死亦何避聞者皆悚然李點高世則 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室相皆謂都城破在旦 即宰相當往親王不可往今莫若擇使與之熟議彼

欽定四車全書

九朝編年備要

從臣衛仲達張勸坐幹逊貶 康王還 等五十餘人同日棄官而迯于是詔除名勒停 在金營二月幹里雅布憚之不肯留更請肅王樞代之 秦鳳路兵至未幾熙河經畧姚古秦鳳經畧种師中 京畿河北制置使种師道及統制官姚平仲以涇原 師道等即師入衛 仲達時為工部尚書勘禮部尚書金兵將至及從官 光三 得祇取辱馬今鼓行而前金安能知吾虚實都人 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 先犯勝賀可知矣四方勤王之師視此以為去就盍少駐 屯于城之北或止師道勿行曰敵勢方銳我以偏師 燕山將 行師道遂率與俱北至洛陽而幹里雅布兵已 命即發會平仲當以涇原騎兵二千步兵一千更成 心稍安師道初為制置使聽用便宜檄取兵食師道開 及折彦質折可求等勤王兵並至號二十萬京師人

次定四車至書 1

九朝編年備要

<u>+</u>

メシナノビ 京畿河北河東路師道時被病特命母拜跪許乘肩 與入朝家人掖升殿金使王汭素商碩入對見 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即拜同知樞密院事宣撫 而能善其歸乎上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放之 李綱迎勞既入見時已與金人議和上曰今日之事 吾來士氣日振何憂敵哉上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 卿意若何師道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拜跪稍如禮上顧笑曰彼為卿故也自金渡河京 卷三十 師

欽定四庫全書 1 曹隊可也上意蓋欲以師道為親征行營副使而執 政間自密建白為不可者上入其言於是别置宣撫 上降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鄉同官替 歸扼而殲諸河執政開其所言心皆易之 分節制歸一乃克有濟願命師道平仲等聽臣節制 如平常又請緩與金帛禁遊騎使不得遠掠侯被惰 師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啟西南壁聽民出入 既至李綱言于上曰勒王之師集者甚衆兵家忌 九朝編年備要 師道平

師 司 稱 綱赞上曰易議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師之上六 上屢申敕而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 在城外者亦屬之而行營使所統獨左右中軍而已 司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之又撥前後軍之 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誠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 既集西将兵師日至上意方肚赫然有用兵之意 所欲行者打以機密往往不復關 報 及勤王之

次定四事之二三 一 括 金銀 益甚其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 銀達者斬之都城大擾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銀四 時從王孝廸之議揭榜立賞括在京師軍民官吏金 未艾也 當數十年無邊陸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憂 人為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 於金人屈已求好其題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克悖 九朝編年備要 <u>±</u>

詔金國以大金為稱 梁師成伏誅 而民以內變不可不慮上曰鄉可往收榜母得告許 初道君東下舊臣多從行獨梁師成留京或言師成 金銀限滿民力巴竭復許告許恐生內變外有大敵 百餘萬兩而民間藏貯為之一空李綱因對奏曰取 有保護東宫之功至是太學生陳東又言蔡京童贯 因巡城傅聖旨收榜人情稍安 卷三十 欠こりューニョ 三 月姚平仲宵攻金管不克 乃以士不得速戰有怨言達於上上一日遣使五輩 楊可勝死之 方倚种師道以謀軍國而种氏姚氏 殺之 素為山西巨室兩家子弟不相下平仲之父古師熙 於公議下的暴其罪點為散官命開封吏押至八角鎮 河以兵入勤王平仲恐功名之會獨歸於种氏忌之 朱酚挾道君南巡恐生變亂而師成當正典刑上迫 九朝編年備要

全好世屋在電 寒反為所敗而還李綱率行營左右軍又與金戰於 等出戰餘皆守城先立刑賞之格以示之選將分總 驚有詔不得進兵初師道請簡料勤王之師分為三 是宰相臺諫交言西兵及行營司兵為金所殲上大 仲謀泄金先事設備至是平仲率步兵萬人夜擊金 趣師道進戰師道言過春分節可擊是時相距幾八 生擒幹里雅布奉康王構以歸故師道言既不用而平 日蓋俟其弟師中及姚古之至也平仲欲夜叩金營

廢親征行營司罷李綱 懦皆不果用 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 也不聽平仲敗績師道復言却寨已誤然兵家亦有 駐滑州進屯敵營之後剋日併力攻之此必勝之策 古以所領西師會河朔將即選精鋭五萬人自河陽 不勝每夕以百人擾之不十日敵遁矣李邦彦等畏 距敵寒二三里環管守之絕其掠剽使其乏食遇姚

くろつ ニーノーラー

九朝編年前要

立

金グロをとう 太學生都人伏闕請復用李綱 遂檛登聞鼓山呼震地耿南仲亚入奏開封尹王時 恐其成功罷綱正中金計幸復綱及种師道舊職會 太學生陳東及都人數萬人伏闕言李邦彦等疾綱 後來遣宇文虚中齊李綱所留割三鎮部書以往 雍麾之不去殿即王宗濋恐生變奏上勉從/於是遣 邦彦入朝乃數其罪面罵且欲歐之吳敏傅宣不退 網以謝金也以左丞蔡懋為京城守禦使 卷三十 金使

次定四車至書 追封范仲淹贈司馬光張商英官 甚急徐吳當國有韶宰相范希文司馬光張商英皆 仲淹魏國公光贈太師英太保 使而罷察懋衆遂散師道未嘗去位盖流傳之妄云 綱惶懼入對泣拜請死上即復綱右丞充京城守禦 到而後發之使先至眾取拱之獨而磔之並內侍數 内侍號於眾曰已得古宣綱矣内侍朱拱之宣綱未 列擘無遺體領開封府聶山出諭乃皆相率聽命 九朝編年備要 或曰靖康初求治

除元祐黨籍學術禁 王孝迪罷以徐處仁為中書侍郎 贈太師希文乃仲淹字且未當任宰相盖出後進耳食 之說亦失之 國公失於平告不講也但是時徐具猶未當國或者 之談意以為純仁也有司不能正乃取仲淹慶歷間 先是處仁知大名府建議乞下詔親征而實於王城 乞修京城為功應詔然仲淹贈太師之後遂改封 魏

次包田車公等 内午金人退 宰相詔卿至是遣使趣行 金帛數足遣使告解而去 圍京城凡三十三日既得三鎮詔書及肅王至不俟 四機援兵豈惟謀之具臧信矣仁者必勇事平當以 為行營使處仁即移書於綱言備樂方界皆朝廷所 未決者綱以聞上嘉歎再三褒諭畧曰卿昔陳忠論 按兵不動以張國威會朝廷已有親征詔仍以李綱 九朝編年備要 种師道請臨河要擊之

其疲乏然後以將即機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 今莫若扼關津絕糧道且禁其抄掠吾堅壁勿戰俟 李邦彦奏立大旗於河東河北有擅出兵者依軍法 領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度便利可擊則擊之 澶淵故事護送之乃命姚古种師中折彦質范瓊等 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並不從綱乃請遣大兵用 李綱亦謂金人兵不過六萬吾勤王之師二十餘萬 綱尋奏曰金人退師交割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 卷三十 说定四車全書 九朝編年備要 當時吾有以待之於是為上條具所以備邊樂敵者 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獎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 則手足不足以提頭目為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 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 至以責前約及今宜飭武備修邊防勿恃其不再來 之累必不能久留當即出疆臣恐秋高馬肥彼必再 沒外域其勢必為朝廷堅守天時沒熱而金有輜重 鑑之消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之承平邊陽無事

者不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甲官為 萬 滄 雲中之役調發科率皆处亡流離散為盗賊今所存 藩籬之固其二謂自熙豐以來河北保甲凡六十餘 宜分濱棣德博横海為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 将士習戰陣相為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 州與營平相直隔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 河間建為藩鎮擇即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 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不復閱習又經燕山

次定四年主書 罷殆盡而更為給地牧馬民間飼養以充數官吏便 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為敵人 東河北美水草高凉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 所得今諸軍關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 策之得者其三謂自祖宗以來養馬以監擇陝西河 必無处途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 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勘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 **牧掌用即給之蠲免租賦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 九朝編年備要

比年以來淤泥乾涸不復開濟官司利於 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輔郡諸畿邑皆當築 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濠及陷馬坑之 澳去積水限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 不可涉淺不可行舟所以限隔北騎為險固之地 可具也其四謂河北塘樂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 之宜括天下之馬量給其直則不旬月問數萬之馬 措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守而有所恃以安萬 稻 田 往 形 往 而

次三日事人三五 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小自行東南鹽法而解鹽 法一切以見絡走商賈而實塞下使沿邊諸郡積蓄 最以儲峙羅買糧草為急務宜復祖宗加擡糧草鈔 東州縣經敵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賑恤 有敵騎深入虜掠無所得可以坐困其六謂河北河 豐行則金不敢動矣其八謂陝西解鹽無煮海之勞 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其七謂河東諸州 之往 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為朝廷 九朝編年備要

金りにん 制教閱上戶保甲三分之一而遣使盡行團結置器 道以安撫使總之而藩鎮之議寝雖委提舉官遵舊 已降指揮旋即罷止雖委官相視監牧而不復括馬 甲之議不行雖委諸路增修塘濼濠池而輔郡畿邑 之心上俾宰執同議而其間所論異同雖横海軍一 地分益狹西邊益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賜陝兵民 以四分香樂雖復解池而其地分不如舊制網力爭 放河東租稅而止及一年雖行加撞糧草動而貼 ニナ

素養欲戰則無其人樓櫓未修欲守則無其具割地 朔 願責以大義使安厥守 使留之御史胡舜陟疏言大臣去不當理徒為紛紛 付三省以為專權綱惶懼求去不允竟出都門上遣 之不能得 急則可矣以為經久之計則未也方金騎之來士不 百戰而後得之其艱難甚矣一旦棄之以舒目前之 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自周世宗远於藝祖 諫議大夫當奏補進義副尉二人御 諫議大夫楊時言切惟河

欠了日子二十二

九朝編年備要

金只口 積穀未易以歲月計也其距京城無藩籬之固金騎 宜有不受命者不可不慮也姚平仲之出殺傷相當 長驅不數日而至非前日之比豈不始哉臣故曰以為 吾腹中則一方邊面裂而為三建城壁備器械練兵 經久之計則未也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 賜金勢有不得已者臣故曰以紀目前之急則可矣 河朔郡縣犬牙相錯今以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貫 功而去厚賜則無名不與則生怨復有緩急召之 んごも 卷三十 及足四軍全書 一 豐乎然朝廷許以金帛以千萬 計秋高馬肥東問而 朝廷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况此新 時名将始至而未用乞召問以方畧可否必有定論 事未之學也不敢自信其說姚古种師中之徒皆一 寧忍坐視而不救乎臣竊謂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 躡其後使之腹背受敵宜若可為臣本儒生軍旅之 以死拒之萬一不守則數州之眾肝腦塗地矣朝廷 不為大納勝員兵家之常數未足為戒傳聞三鎮欲 九朝編年備要 主

良將勁卒咸願自効此而不為後將噬臍惟陛下留 之於民援兵不可以卒致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孔子 與蒲人盟曰要盟神不聽卒渝之不以為不可也今 來責其未償者彼不為無辭矣當時金銀不可復 神而審處之尋又疏言臣聞金人之去欲未厭成安 六縣之地使趙郝約事之秦郝曰秦以其力攻其所 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昔趙割 驅掠女子二千餘人殺令佐二人誓書之墨未 取

次是四事人公司 而與之是亦助冠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 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 之交兵忍而不敢怨怒請和而去則其情可見益亦 深池未易陵犯勤王之師四面而至姚平仲固當與 助秦自攻也今日之事正類於此夫去其巢穴越數 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送之是 則城中之物皆其有也尚奚事求和哉彼見吾高城 千里之遠而犯人之國都是危道也使其力能攻之 九朝編年備要 重

闡 拒 而返今挾而往 矣三鎮間之士氣百倍此萬全之利不 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 惟斷乃成未有處大事不斷而能有成也惟斷 欲其成功難矣唐憲宗平淮西而韓愈謂凡此蔡 出 從 之於前吾以重兵擁其後其勢必得 師 則聲 之令廟莫不一屢行 其罪而討之夫師以直為壮是舉也直在 此敗盟之大者臣竊 卷三十 而 屢改 如是則士氣 謂朝廷宜以 所欲者若 可誤也竊 猶 肅 必 死 自

欽定四庫全書 ~ 所 我既示之以弱開之以利不過一二歲勢必復來自 宸東無感於浮議則天下幸甚 榎 姚古引兵已次國郊竊聞陛下不以聞外之事制 臣終夜不寐獨以為憂夫以强敵之性貪啉無厭而 時金帛不可復得地土不可復割邊鄙之師不 退 召智能之士不可復圖萬世之憂可勝言哉今聞 割三鎮疾馳三日則突騎犯都飛塵入闕矣當 師朝廷措紳上恬下嬉幸於無事自以為安而 九朝編年備要 中丞許翰言自 盂 此 金

自營熟便於此非真有為陛下宗廟社稷長應者也 答歸議者使身不利令一主和身保無恙明年盛秋 者五旦曰今全軀保妻子之臣務在虛張金勢虚喝 臣當熟計我戰而勝則家福無窮戰而不勝 不若遣一介之使可下下之使不可下則用兵不疑 金騎復來則該曰國家事敵不至則歸名和者姦回 **恫疑苟安目前為萬世患意亦無他不過謂戰勝 脛西斷太行內守大河國固無患因陳可以決勝** 則 北 扼 則

文定四車全書 一 詔遵祖宗舊制 詔河北堅守 營蘇游之地不竭爾力以廣浮用之費凡蠹國害民 之事一 詔自今並遵祖宗舊制選用大臣裁抑內侍不崇假 仍出奇掩擊時幹畢布歸還抵中山河間兩鎮民兵 恩倖不聽用好人不輕爵禄不濫賜予不奪爾居以 勝 一切寝罷 員兵家常事要觀大勢何如耳 九朝編年備要 蒀

李邦彦罷以張邦昌為太军具敏少军 曰臣當學易考察否泰之象則知君子小人未當相 得宜而無約置之失當也夫措之得宜則君子小 必有君子其所以更為治亂相反如此者竟舜措之 李綱知樞密耿南仲李棁左右丞中丞許翰上疏言 受其福是以皆謂之泰置之失當則君子小人各雅 無於天下雖竟舜在上世必有小人雖然紂在上世 固守不肯下即以兵力不及之而退韶沿邊諸郡堅守

内小人而外君子則其象內柔而外剛剛者君子之 以一人之明而欲盡知天下之君子親之使為家人 内外傳曰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故人君 制天下使小人委聽於外則外順而天下從之何謂 德柔者小人之德也使君子有為於內則內健可以 而已矣泰內君子而外小人則其象內健而外順否 以小人為睽而以君子為家人者類固相反雖人君 其禍是以同謂之否所謂當與不當要在內外之間

次三日奉令百一

九朝編年備要

卖

金り 庸固己行翰苑而擢中書蔡懋之頑固已敗 問未見泰象臣是以請先論之如近日王孝廸之昏 冏 子有解小人退也前日君子小人倒植內外逆施姦 不仁者遠湯選於眾舉伊尹則不仁者遠故易曰君 難於此然圖其易亦必有要矣舜選於眾舉鼻陶 又欲盡察天下之小人睽而遠之則雖竟舜之聖 遷右丞四方聞之悵然失望此則陛下既悟而罷之 充斥臣未易遽論而獨怪陛下即位以來朝廷之 樞府而猶 晳 貝川

之禍豈復勝言臣竊意陛下聖明豈不知前日之亂 木而植之則惡木日滋其極將至無復取材則君 蓋或用權以濟敵騎既行未必遂用故臣未敢正擊 皆生於大臣 奸諛不去此輩無以為治而相 令又相邦昌於廟堂是則古之所外今之所內類進 木而植之則嘉木有種其後材将不可勝用始得惡 而發其端於此他日果用之則臣請以死爭之臣以 謂陛下正始之時置相不可不謹辟如植木始得嘉 邦昌者 臣

处了四年人一百

九朝編年備要

主

前 則 太 宗則 體 必有竟舜三代之佐而後 故陛下欲為漢文帝則相必有陳平周勃欲為唐 可見之迹灼知其賢而用之此孟子用人之法而 諸大夫驗諸大夫之言於國人驗國人之言於其 謹之先王知人之道要在公聽並觀 卜天下之安危在始觀置相之得失故願陛下考 相待而成自昔未有有君無 相必有房玄齡杜如晦欲為竟舜三代之君 紛 無不解為無不成將 相 而能成大業者 驗左右之言

文定四重全書 一 黨前日建請上皇遜位乃條鉤探先古擿敏為之異 陛下論相之術陳矣今又相吳敏士論以敏為京奸 童貫耳貫之奴才罪盈惡稔面折其短誰不能之則 納之 易所謂素者故臣輒敢論思先之以為治之要上嘉 陛下不忘其恩欲全宥之且陛下之居儲位係於天 敏立朝成其宗黨又道路言蔡嘗有保護邦本之策 而於今尤難臣竊聞陛下之相張邦昌特因其面折 太學生具若上書界曰自古人主急於擇相 九朝編年備要

寬極蔡京父子童費 言崔鷗上言賊臣蔡京以奸邪之術註耀人主大似 京責授秘書監分司南京尋移德安府衛州安置正 察之 錢帛設六筦造明堂起辟雅頌時令築學含萬區以 王莽而朋黨之眾則尤倍於莽莽之姦邪制并田更 人京父子方欲倚此全宗害天下之公議矣願陛下 誑耀其君於是攘其國而有之京賊亦用此術其心

餘人厮役取大官妾勝封夫人然公議皆不與天子 廟神靈為之震駭陛下安得而赦之遂竄京儋州尋 狙右何專為固位計子攸以太保賜玉帶金魚條修 而死年八十京天資險請舞智以御人在人主前左 天下之士以為腹心乎遂致盜賊蜂起戎馬生郊宗 安在莽之腹心不過王舜劉歌等數人豈如京賊妆 行咸至大學士視執政俸尚帝女他加侍從者又十 又魔京子孫三十三人遇赦不許量移京行至潭州

次定四華小書 1

九朝編年備要

芜

ノコーハド 實在行京送以詩陽為不可之言與事之不成資以 僕以得美官者踵相躡紀綱法度一切為虚文識者 自解暮年即家為府嗜利干進者超超其門輸貨僮 見天子叩首哀祈無復有大臣廣恥事熊山之役攸 居中王黼之流送居臺司以扼之京每聞當罷無入 仆當收其素所不合者如趙挺之張商英劉正夫鄭 雖富貴之而亦陰知其奸諛不可以託國故屢起屢 切憂之而京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盤結牢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 不及正刑該為恨 **疎財後庭自妃嬪而下内侍無大小獻的結納無虚** 状親魁梧偉瞻視皮骨如鐵畧不類閱官有度量而 於鎮江尋賣永州安置徙海雷二州又移萬安上復 脱卒以召零誤國為宗社奇禍雖以禮死而海內以 日故左右交口稱譽一時寵焰赫然乃至陰謀摇東 命即所在斬之條亦以復辟之誇斬之 州居住移柳州尋下詔數其十罪追斬於南雄州贯 九朝編年備要 攸從道君南下或云將遂復辟 貫初販池 丰

种師道罷 官聲焰震天下服食華侈仰偏乗與珍玩現奇克切 於家其副將又招位健少年號勝捷軍以為親兵環 罷為中太一官使中丞許翰言不當解師道兵柄上 列第舎持兵呵衛借擬官闕一時蹈利嗜勢之人處走 起豐多禍流毒四海雖臨其驅不足以謝天下云 數百人危夫底兵亦官至團練刺史惡稔景盈卒以 如市親王柄臣多出其門厮臺賤役自承宣而下凡

次定四五二五書 以楊時兼國子祭酒 之言於上曰諸生率衆伏闕意在生變請置於法又 道智慮未衰方時多故虎臣置之散地非策也 道不通坐以持久可破也翰深嘆息其言復上奏師 發之師道始言彼衆我寡當分兵結塞守要地使糧 道寂然於殿門外翰因言平仲城下用師之失以感 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 相見於殿門外師 初李税蔡懋王孝迪趙野悉為都人所詬稅懋大恨 九朝編年備要 圭

尼堪 陷隆德州 先是尼堪詣太原城下言朝廷已割此城與我矣亟 告而去者學官舉規屏之諸生関然請同屏時言諸 之長貳即定矣上喜曰此無逾卿者遂有是命 生欲忠於朝廷爾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為 詔學官安職仍晓諭諸生諸生既為稅懋所仇有不 聞而救止之上意少解學官亦連名露章待罪上乃 又密諭國子監司紫黃哲令斥屏諸生諸生益慎聶山

懼其行甚速至是澤州奏尼堪兵次高平執政具密 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遂至隆德城中素無備 太原分兵而南既逾南北關仰而戴曰關險如此而 於尼堪權威勝軍李植亦以城叛降尼堪遂留兵攻 尼堪攻之不克會義勝軍將劉嗣初刼平陽府叛降 兵追斡里雅布之師及於邢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 日而陷守臣張確死之 Pg 張孝純王禀曰但奏云吾二人不肯堅守如初 乙月扁羊角及 自李綱建議盡遣城下

銀定四厚全書 之而已 沱 得古復遣而諸將還已數程矣再進猶及金人於滹 敌於上以御前金字牌追兵還甚速綱力爭於上前 尼堪之兵聞已和而退乃命師道為河北宣撫駐滑 种師道等援三鎮 太原師中援中山 河然将士知朝論二三悉解體不復邀擊第選護 而命姚古為河東制置种師中副之古總兵以 河間諸郡時朝廷愈議以三鎮為 搜

三月張邦昌罷以徐處仁為太军唐恪中書侍郎 -2/2.10 mot / 1 days !!! 果不可割如有兵民為國家堅守不下即遣使再議 先是徐處仁入見首論樂戎狄者不一而足朝廷甘 議格不用 人重載甫還宣能復來不宜先自擾費且示敵以弱 屯於孟滄滑衛河陽預為防秋之計徐處仁等謂金 宣撫實無兵從行師道乃請合山東陝西京畿之兵 以租賦歸之求保祖宗之地故也尋會師道兼河東 九朝編年備要 **=**

金牙口匠人言 言重幣修好可也何亟捐三鎮以與之陛下受祖宗 甚但見其還從而信之則過上矍然曰卿言是也吾 為陛下之始封敵人詐而難測令要盟切質侵侮莫 而復擢恪以是職人皆賀得人可以撥亂獨給事中 日而有是除 意亦爾自是稍議禦戎而堅守三鎮處仁視事未旬 之天下尺地豈可與人別保塞奉二祖之陵寢中山 謝克家曰州郡失一良守朝廷得一愈人其後附會 時朝廷驛召處仁至未幾即拜太室

次定四車全書 一人 詔三鎮堅守 因循失措者具敏與處仁是也姦巧自管而廢國限 耿南仲而乖謬有不可述者靖康之初首為宰相而 等往助三鎮播告中外使知朕意於是朝奉大夫晁 防者恪與聶昌也 說之著重地論略曰中山之地則保深祁廣信安肅 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足堪深入南陷隆德先敗 元約朕風夜追咎已點元主和議之臣又詔种師 九朝編年備要 道

千有奇太原則所代二州寧化岢嵐二軍控契丹之 恩冀滄永靖保寧乾寧安信十一州軍兵則四萬二 漢天下也名不虚得亦未可忽也若不保此三重鎮 於天下也定州者可以大定天下也并州者可以并 千有奇嗚呼可謂重矣故曰瀛州者有瀛海之富富 朔雲麟府二州守河外風石限三州火山保徳二軍 順安永寧八州軍兵三萬三千有奇萬陽則莫雄霸 州河並杆夏國之西州足十有二州軍兵則七萬三

次足四号一个三 命李綱迎上皇於南京 甚 之舊左掣右制使上不得有所為道君既渡江敏南 摇而生心矣且曰非我敢棄朝廷恐朝廷之我棄也 而棄之竊恐江海之民魚蝦之俗先叛而後服者足 詔律三鎮無棄其守如故且會兵擊外侮實天下幸 故曰所憂不在河北而在京師也今陛下赫然下明 上自受內禪具敬華以定策為已功耿南仲挾師傅 九朝編年備要 主

前來敬綱俱請行詔遣綱往迎綱至南京道君且曰 金既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綱曰朝廷以肅王在 從道君還京道君亦以為是乃批令吳敏李綱二人 北還又親書手記以賜與馬內侍石如岡畏罪不肯 江或陳唐明皇與我納南一路自奉之語朝夕撼於 具言思奉晨昏之意暎至宿城之東迎謁道君即日 上前上憂且疑之遣江淮發運使米賊齎書至行營 仲言於上謂童貫朱酚蔡攸條将邀道君復辟於鎮

太后至京師 問 Joseph Maria 在非有他也綱即奏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 行宫上遞角等事曰止緣都城被圍恐金人知我所 軍中故不許道君曰宗社計豈復論此語既決洽因及 大敵入冠政事不無小更今宗社無虞陛下回靈勿 一嚴備以待兩官之至者吳敏乘問言陛下但推誠 出迎初上意欲從端門入禁中而內侍輩頗首勘 細故可也道君曰朕已釋然矣因出玉帶以賜綱 九月扁年備要 季六

金好口屋人言 夏四月夏人冠邊 攻震威城戎酋呼知城朱昭曰大金約我夾攻自河 議 盡孝上皇相見當釋然至是兩官情通遂罷如洛之 新汝輩誰知耶乃宣發傳禪詔示之衆皆賜貽然攻 甚急城陷昭先自殺其妻子而後死 以北大金得之自河以西我國得之今麟府諸壘悉)歸我公何恃而不降乎昭答曰新君即位聖政日 **巻三十**

置詳議司尋罷之 立皇子甚為皇太子 上皇至京師 7.10.1 ht. 復春秋學官 儀使道君至近郊上出迎謁兩宫甚惟無一問言 宜郊迎稱賀何謂城守乎上大喜以處仁為扈駕禮 有惡言上以問室執或請城守獨處仁曰陛下仁孝 龍德官初童貫部捷勝軍從道君東巡貫貶軍士 九朝編年備要 圭

金ゲ 雕以濟艱難其相似者乃名也而不相似者實也上 說以為是與熙寧條例司崇寧講議司相似非當今 法崇寧講議司欲制禮作樂以文太平今欲破觚 所宜處仁謂熙寧條例司欲變祖宗法令欲復祖宗 去之政協於祖宗成憲而廷臣弗與者多不樂 也又擇侍從称詳餘官檢討分六房期以半年 方去名取實雖說者百人上弗信之矣然說者不已 以宰執徐處仁吳敏李綱總領其事益三人所共奏 正匠人 稍進 鐵斤 切

詔吏部考聚濫賞 瑜月以御史胡舜陟之言罷之 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政幣吳越山東茶鹽陂 奉童貫譚鎮等西北之師孟昌龄父子河防之被變 稽考庶官凡由王戬李彦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 特赴殿武之流所叨恩數不限高單一褫奪之 之賞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採効用宣力應奉有勞 田之利官館池苑營繕之功後苑書藝局文書庫等

欠こしのようなす

九朝編年備要

兲

趙良嗣伏誅 追復日公著等官 科舉復用詩賦 詔親權臺諫 全年正是心言 立為定制 詔臺諫者天子耳目之官宰執不當為舉當出親推 深惜者二不聽 月詔罷討論左正言程瑪爭之以為可痛憤者三可 卷三十

罷王安石配享孔子 五月募民輸財助軍 CALIDINE LIAIS 徳府 師中擊金人于榆次死之姚古師潰于盤陀退保龍 從楊時之請也詔安石合依鄭康成等例從祀孔子 并不當以安石從祀不報 廟庭令禮部改正施行而徽猷問待制譚世動又言 先竄柳州就誅之 一月編十二月三 ħ

金テロテんとう 諸縣為鎖城法以因太原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 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避尼堪屯兵圍之悉破 亦然師中因此進兵逼逐金人出境兩鎮無虞尼堪 斡里布之還師也抵中山河間两鎮固守沿邊諸郡 搥 姚古相犄角應援太原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 及之地築城環遠分人防守使內外不相通雖姚古 不能解太原之圍于是部師中率兵由井四道與 師後龍德府威勝軍把南北開界出兵屬有勝負 卷三十 74.10.01 11.1 17 贈使官其子孫族屬二十人 罷于是士卒愤怒又當約姚古張瀕兩軍同進二人 真定不以從行金人乘間衝冤諸軍以神臂弓射却 不至師中裏創力戰而死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金 陽榆次等縣有輕金人之意又輜重賞軍之物悉留 之欲賞射者而隨行銀椀只數十枚庫吏告不足而 以老病乞罷 進兵迎古遇于盤陀王師皆潰 師中計聞上親製祭文哭于營中) 月扁平方: 當時行移文字出于 時种師道駐滑

金好匹だ人三十 赦 以李綱為兩河宣無 初 河北 使代師道領兵再援太原門下侍郎耿南仲謂中國 莫知適從 密院者則令追破賊出于三省者則令護出境諸将 地不可割割之徒資敵勢生靈陷于殊域豈為 師中敗聞种師道又以老疾告歸乃别議選宣無 弱用兵無益宜割三鎮以路之綱奏祖宗之 卷三十.

受 大將 國事死不足以塞責上不許即命尚書省出敕令面 遣行者綱自陳書生不知兵在危城中不得已為陸 宜以綱為宣撫使上欲用綱召對審思殿前所以欲 堅執異議决於用兵乃曰方令欲援太原非綱不 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今使為大師恐不勝任且 民父母之道哉上從綱議為再援之計南仲等以綱 綱奏曰借使臣不量為陛下行須擇日受教今拜 如呼小兒乎上乃許别日受敕綱退即移疾 -乙川扁年精更 里 誤 可

金定四庫全書 議不容臣於朝者章十餘上上批答不九且督令受 割子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為大将且云此必有建 唐室與金人强弱固不相作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 傳賜綱綱入割子具道吳元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 非善計也上斥為大臣游說寢不報先是上錄裴度 死不宜遣使綱出匈太原失守貽憂近旬禍安可拜 言綱忠無異衆為大臣所陷他日成功亦死債事亦 命於是臺諫交章言綱儒者不知軍 **※三十** 旅将兵必败又

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為言者誠以冠攘外患有可掃 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夫用人之於用兵之間 謂親賢人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 萬分之一以度擬臣是謂非倫且言諸葛亮出師表 裴度相唇宗以東討必安姦邪之元稹君子小人之不 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賛周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 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寝長難去其禍有不 兩立從古己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人入 九朝編年備要

次定四車全書 一

里

詔答之 耳公堅卧不起讒者孟得以行其說上怒且不測矣 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乃欲 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興陳天聽工優 既 殊未退聽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經理之先朝廷 德無以遠過 然君子小人尚 冠宵旰憂勤勵精圖治思刷前恥雖古帝王勤 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 綱 瑜自不受命或謂綱曰公知上所以遣 緣 猶混淆於 此去公 則都人無辭 朝俞託成風 儉 之

今之馬如此無以奮張軍容昔天實末封常清出師 撫司得兵三萬人而闕馬綱復上曰戎事以馬為先 開封府曰宣撫司括馬事屬騷擾可更不施 償之可得數千匹上以為然令條具以聞既而榜於 幽薊人見其軍容不整皆叛去今臣出師安知無窺 以二萬人分為五軍時勝捷軍叛於河北遣左軍 現者所係國體非細故也事迫矣請括都城馬倍價 奈何許翰又書杜郵二字遺綱綱皇恐乃受命 九朝編年備要 行 宣 綱

於足四門全書 一

司 量 十萬期於六月二十二日啟行 所薦 臣為專權今以臣為拒命方遣大師 折彦質為河東与當公事與潛治兵於隆德 惶恐入割子辨所以未可以 凡萬二千人綱請 撫之又遣右軍屬劉齡除齡宣撫副使齡乃唐恪 展行期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 綱初不知也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代 之三十 銀鈔錢於朝廷各百萬方得二 行者且曰 而庶事皆未辨集乞 拒 命其日戊申也 解 重團而以專 陛 府宣撫 姚古以 下前以

簡語暫出之意夷簡曰恭政宣復可還其後果然今 之理昔范仲淹自然知政事宣撫西邊過鄭州見吕夷 所以為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惡者因於二月五日 使告敕繳納上封還遣使趣召數四綱入見上具道 臣委之乞保骸骨因以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 權拒命臣為之母乃不可乎願保罷樞密之任擇信 只為朕巡邊便可還關綱奏曰臣之此行豈有復還 庶伏闕事今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光上驚曰卿

火の日のころは 一

九朝編年備要

温

朝 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讒謗 非一已私智所能獨辨今臣将行顯受睿算與廟堂 去陛下即宜念臣孤忠以全君臣之誼上頗感動乃 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或有一 於瓊林苑問勞甚渥綱先具奏畧云深惟國家之大 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錫宴紫宸殿及行又送御筵 之成謀使臣得以遵禀奉行庶幾有濟夫用兵之道 議 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為即 たゴート 卷三十 須告陛下求代罷

かくえしの こんき 散戰果可必乎和不可恃則秋高馬肥敵騎侵軼議 愈堅和果可得乎种師中姚古以十萬之師相繼潰 屯重兵於太原已半年矣使者相望欲得三鎮之意 不過和與戰二策而已金人留吾親王幸利以為質 之事莫大於防秋莫急於解太原之圍士大夫獻說者 雖臨機制變不可預計然規摹大署當須先定今日 者必以臣今日出師為致冠之端戰不可必勝則萬 戰士或復有如必又以臣為輕舉誤國不知陛下 九朝編年倫要 異

金岁正月至三 團者當決以何策而可也前日和議割三鎮之說至 决策特降親筆俾臣巡邊臣非敢愛死誠恐有誤國 家大事 今為梗今日之謀倘或更有差誤則天下之勢有不 睿算與夫廟堂之謀所以授臣使防秋而解太原之 間西都河陽皆形勝之地城壁類把當亟修治今 勝慮者矣願陛下及在廷之臣與五六大臣熟議 晚就併力為之尚可及也又因拜望諸陵具奏曰 綱又復奏云十月初抵河陽入割子言氾 卷三十

秋戎馬南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當膽思報勵精求 大道為足恃益固國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 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授以至陛下適值艱難之 日為上道唐恪聶山之為人陛下信任之為故於此 靈下以為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初綱陛解 無以利口善讒之言為足信無以小有才問君子之 治之日願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遠小人 臣總師道出輩洛拜望陵寢潜然流涕恭惟祖宗創

一致定四軍全書 一

上朝 編年倫要

哭

攊 之 步 士卒修器械之屬進次懷 申言之上批答有銘記於懷之句留 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靡造千餘輛日拜習之 酉已 有 民有悍奪婦女飲子者立斬以徇拾遺棄物者决 逃亡捕獲者皆斬以故軍 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槍牌之屬以輔 張中行蘇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篡蘇運轉 勝 騎騎不勝車金人以 州自出 鐵 紀頗肅無敢 騎衝突非車不能 師 後禁士卒不得 河陽十餘日 犯者當謂 練 制

钦定四車全書 蒙陛下委分措置防秋之兵臣意 謂軍政不修與三 悉罷減之綱上疏力爭其大畧曰臣昨待罪樞府伏 俟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肯凡所起之兵 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 習戰陣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 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 割三鎮質親王初取金帛以億萬計驅界士女屠戮 狍 畿甸國無潘離之固人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又 1 是三十九朝編年備要 此誠宗社之羞

原則 為敵兵所占據秋萬馬肥敵騎憑陵决須深入以責 少休太原之園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 河間之地不割 衎 之秋也故臣輒 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 陛下當膽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冤雖退而中山 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萬餘人而欲分布沿邊 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此危急 敵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 不自揆為陛下措置降 倘 非 起天下之兵解 詔書以團 圍太

将兵又罷荆湖南北係將不係將而京西州縣又皆 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記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日 而無敵騎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距陛解之日 腹中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隄防 連兵入冠不知此數十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 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打金人夏人 下又能弓弩手又能練兵民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 河北雄霸二十餘州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横五即府 し別福一角と

一 好定四库全書 解四也 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已四 冠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敵騎不多不攻自 免起發是前日 於此也臣竊思之以兵為不須起者大縣有五 人聚兵兩路入冠將何以支吾而朝廷何恃不留意 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則 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 探 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 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 卷三十 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1] 廣

士 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罷之是蹈今春勤 兵桿冠致令誤國土地實貨人民皆為所取又不止 止有如兒戲臣竊痛之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 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 於前日也況元降指 解 師約回之與也一歲而起天下之兵在道而兩罷 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 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廟安危所係而且行且 九铜篇三角形 揮防秋人民各令齎糧以 行 則

賈 而言笑自若也若以太原之圍敵騎不多不攻自解 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燃殆處於烈焰之旁 邊 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如何以必 自春祖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平仲 境 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冠當取某地强敵 誼 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冤退天下無事則 謂厝火積新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 非和則戰朝夕恐慄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

勒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不足以任此職陛下 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 其兵之不多以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為非愚 不遣建議之人代臣伴至康平而重為此騷擾也除 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 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皆以三五萬為 之不來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急務不 則誣至林牙髙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 九朝編年備要 何 理也若必以 季 謂不 何 須

金片四片在音 庶幾不誤國事未報再開具奏曰近降旨指揮減罷 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詔書起發 范世雄所統河北兵聞已至 有疎虞二則一歲之間垂令起兵又復止之恐無以 諸侯之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火以武之諸侯 更論不可失信之意昔周為犬我所侵當以烽火召 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 詳請為陛下 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一則 卷三十 閼 塘 間臣以昨奉聖旨 河 北 防 秋闕人恐

六月貶陳公輔 7 10 1 1.J. 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闕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 復應者矣竟不報 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 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 踴躍赴難至中途而已議和有 詔止之皆憤惋而反 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大怒而歸其後真舉烽火無 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 九朝編三衛要 奎

金定四层全書 下戒厲 謫三調方復祖宗舊制馮鄉不宜更論熙豐之政此 同而中道萬世不易近日朝論稍歸復於元祐漸不 先是諫議大夫馮鄉言有公論有中道公論天下所 911 三者譬人腹心之病願急治之遂自左司監降監合 原為大臣所陷必致敗事二謂余應求不當以言遠 公輔上言三事一謂李綱本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 酒 詔 税 卷三十

士誰敢為異乎士攜策負笈不遠千里游於學校其 公著日海日大防范純仁等皆以異論斥逐布衣之 用事除異已之人當時名臣如富弱韓琦司馬光日 豐之間士無異論文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 不聽右正言崔鷗奏近日馮解上章其言曰熙寧元 必彼之是此之非詔榜朝廷於是御史李光疏駁之 可長夫祖宗之法與熙豐之法擇其可行者行之足 矣諸經古制與王安石新議擇其善者從之足矣何

V.10. 1 /11.

九朝編年所安

金牙工屋至電 欺問吾君者 點又奏臣近所上章論諫官馮鄉未蒙 魏揭於通衢以 責不得巴而言也觀解之意不過欲以熙寧元豐之 施 以熒惑人主乎乞以解所上言章並臣之章垂於象 夷至於今大亂此無異論之大效也而敢尚為此 意不過求仕宦耳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 不用其說者點落於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 行解復進吏部 驗國人之論而賞罰之以戒小人之 侍郎此士論之所公憂臣適當言 説

法為治緣解乃熙豐人類之一也已之說行則身安 烈皇后擁少主不出篇韓而天下治問其四夷則率 為流俗之臣盡逐去之乃自為新說以造士號為新 已之說廢則身危非為國家忠計此天地否泰所係 之 初司馬光收仁宗英宗時人材而用之故宣仁聖 義人材充塞乎朝廷而人主不問天下之安危元祐 天下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子孫而王安石用事皆目 國家治亂之所由分不可忽也昔在仁宗英宗時選

7.10.1 1.1m

九朝編年偷要

金ケロ屋と言 用事斥之於瘴城炎荒之外蔡京陰蓄異圖凶謀 和為紹述之論以莊惠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 厚禄於是海内小人波蕩而役之萬口一詞迭相唱 姓則富樂矣當時天下之勢安於泰山及章惇蔡卞 财而公私竭矣绍述造士而人材乏矣紹述開邊而 於是盡收照寧元豐時人材用之誘以美官餌以 矣問其盜則消弭矣問其軍士則豫附矣問其百 諂佞矣給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矣給述理

詔者數千人蔡京因此以除異已者乃遣腹心之黨 四月朔日食四月正陽之月古人所思韶求直言應 京同者也故在正等凡異已者京皆指以為邪陷以為 罪矣凡數千人近者上皇下責躬之詔其意以直言 四裔交侵矣此熙寧元豐之效也且元符末以連年 為上書正等者皆今日之罪人也陛下嗣位之初天 奪於權臣反歸咎建議臣寮然則前日附會蔡京號 與定之分邪正二等同已者為正異已者為邪解與

大三日十二十五

九朝編年備要

杏

シーノロ 翰 之人豈上皇悔過之意天下之士聞之解 當守之如蔡京首倡 澥 訰 尊推王安石之學鼓惑眾心安石置條 能斥逐名賢任用小人以馴至蔡京蔡卡操繼 林學士吳升 掃 陛下好惡是非以卜世之興衰今用蔡京正等 زر THE STREET 韶於是降韶界曰祖宗法度在於後人奉 除祖宗法度於光劄子御批祖宗之法子 至内東門付以 紹述變亂舊章貼思至於今 御 封李光割子論 體矣上召 例司專任 馮 E 猻

Ė

就此古 文字·日本一人····· 壬戌彗出紫微垣 **丙辰太白熒惑鎮歲四星聚張** 害於國體明示厥指罔有不孚有一于斯必罰無赦 深燭其好咸當釐正尚慮那說鼓行習熟問摇眾心 異典肆 行變亂挾紹述之言為刼持之計比歲上皇 之不敢有違適者蔡京懷蔵姦愚自作不靖凡舊章 初古屯威勝軍帳下統制官焦安節妄傳冠至以動 九朝編年備安 孟

インロレ 金置元帥府 罪不容恕記安置廣州 都元即尼堪幹里雅布為左右副元即達懶為舎為左 議始改元即府且置官屬以安班貝勒舍音茂為 散及安節還軍李綱召安節斬于瓊林苑中丞陳過 軍情古遂退至隆德安節又勸古過去故兩 初二將入冠但置節統府是夏金人用其臣劉彦宗 庭奏昔周主戰萬平斬敗將何微等而軍聲大振古 郡皆潰

欽定四庫全書 ! 秋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禁 出東方 長數丈北拂帝座掃文昌大臣有謂此乃敵勢将衰 堪為會伊都棄太原幹里雅布達蘭阿穆爾自燕山會于 援兵雲集不能解太原之園失計甚矣 伊都三大敵棄太原北去往返千有餘里避暑而我 右監軍阿穆爾及耶律伊都為左右都監凡七人 後草地避暑且議事及秋乃還議者謂尼堪烏舍 光三十 二二 卖

勝捷軍叛討平之 名府宣撫使李彌大斬 初勝捷軍統制官張師正與金人遇于河北 不自安又聞童賞已誅死有大校李福者率以為 除 修德以應天不宜感其缺 民間 掠 中國憂也提舉體泉觀譚世動面奏垂象可畏當 淄 青間其徒至四萬人所過無唯類矣至章 疾苦十事 師 正以 説 狗 T) 月記以垂文見異 不 能 撫其衆皆 而潰至大 亂

欽定四庫全書 一 遂降之 賊 單騎入其軍回我輩皆西人平時惟殺番賊幾曾作 諫議大夫楊時言臣竊惟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 縣離城問罪令曰此朝廷處分非小邑罪也遣人以 襲擊之追至臨淄斯福餘乗甲而通衆猶滿萬世忠 牛酒搞之乃舍去彌大遣禪將韓世忠以所部五百 耶官家使我招汝若能降悉赦汝罪皆拜而請 **医三十** 九朝編年倘要 辛

時 福 敢言者退 有音令二王非宣召不得入內其周防之慮深矣是 晋元豐末神宗皇帝不豫哲宗冲幼宣仁聖 烈皇后 皇帝殆十年被誣謗久而未明臣謹條具本末于左 祐中蔡確以罪去其黨始造為奸謀與邀異日 詳具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不可誣也至 王珪首建大議謂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餘臣 給聖初章博蔡下用事欲中傷舊臣報復私怨遂 批聖 語在中書仍闕實錄院衆臣簽書 2 _無 本

大艺四馬工公書 實其說上誣聖母而以大逆之名加王珪以定策之 在甲令者皆已焚毀則當時所批聖語在中書者必 得備員諫省不得不為陛下言之也凡元祐政事著 年伏遇陛下嗣神器如太陽之升無隱不燭而臣幸 自為因以中傷元祐之人耳天下蒙冤積忿祭四十 功歸蔡確而已亦與馬其為此謀非私于蔡確其實 案猶可考也此天之意實以遺陛下乞索元祐時政 多遺失所幸紹聖中所修政事記具在秘書省國史 九朝編年偷安

是月解潜劉翰兵潰 侍郎 塞天下憤鬱之氣中丞陳過庭吏部侍郎馮解户部 記 李綱使解潜屯威勝軍劉翰屯遠州幕官王以軍與 名追奪蔡確冒受封贈之典濫思所列悉行改正以 **电南北關五 驛約以三更並進會城下時大雨連月** 都 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皆屯汾州治瓊率山東兵 一賜覽觀庶以究竟事實昭洗王珪為臣不忠之 邵溥 相繼論奏故有是命

月召李綱還以种師道代之 金人併力禦之幹兵潰將領王彦等死之而 憂而憂綱乎然綱猶未進兵而河東七月旦幕已京 或謂陰威以語上上以綱握兵權太重徐處仁曰綱 時師道無兵從行及次河陽金使王汭自北來師 與敵遇于關南郊大敗 且多江浙閩蜀人皆脆弱不可戰至是劉翰兵先進 書生耳强敵中國之隱憂今太原兵圍未解不以此 解潜兵 道

吃定四車全書

九朝編年倫要

羞

幹里雅布復入寇張思正師潰 意其實以飲我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 肯割地願輸租賦代割地之數及雲時還云金有喜 自序云初遣王雲曹時使金軍中議以三鎮軍民不 幾召還命劉翰代之翰未及行復命范納代翰 **揣金必大舉入寇亟拜疏請幸長安大臣以為怯未** 主其議復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復紛然 矣 綱

又是日言一位此了 | 癸丑夜金人于文水縣張飲課者處以告思正與張 平定威勝之路而併其兵以禦思正思正引兵出分 被衆雖多而喧嚣不整無能為也乃以鐵騎三千直 州執冀環狗于眾曰此不堅守石嶺關遁還者斬之 衝我師我師大奔相蹂践而死數萬人坑谷皆滿思 瀕襲之斬首數百與李嗣本合甲寅復出戰金人曰 日劉翰解潜既敗不足畏也乃驅老弱守虚寒以當 九朝編年脩要

思正之兵在汾州十七萬號百萬未出戰金人相謂

全ケロケノー 威勝隆德汾晉絳澤之民扶携老幼渡河南奔者以 州 萬計州縣井邑皆空矣 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勾當公事皆承受御 正以敗卒數千奔汾州瀾以牙兵數百赴磁隰于是 隆德府期于七月二十七日諸路進兵平定軍遠 解太原之園於是宣撫劉翰制置使解潜察訪使 兩路劉翰王淵主之威勝軍路解潜折彦質主之 瀬勾當公事折彦質都統制王淵折可求等會議 卷三十 李綱自序云上日以御批

南 東而承受專達自若也至期出師解潜與敵相遇于 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雖有節制之名特 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南 具文耳綱奏上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雖降指揮約 極為上論節制不專之弊又分路進兵敵以全力 制用統制官張思正復文水縣已而復為敵所奪 **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潜兵力不能** 而潰平定遠汾之師皆逗留不進其後張瀾又違

ていしか という

九朝編年備要

金ダマとんで 徐處仁吳敏罷以唐恪為少宰 劉岑李若水分使金軍 賜令名 若水上召見惡其若猶弱也水猶兵也兵不可弱遂 朝廷之議變矣 請緩師也今等使還言至幹里雅布軍止索歸朝官所 兵至即薦為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以討擊而 欠金銀見尼堪則深諱金銀專論三鎮 初若水名

次之四意之二日 熙靖畏懦不敢惟世動獨奏聖語又南仲欲引聶昌 道君謂二人曰國有大故大臣定策古有之矣亦有 內禪自出予意小人竊為己功以致将相即等奏知 羣臣則請傅禪者乎世動曰古無有也道君正色曰 主和議上是之處仁力爭南仲引王雲使金容請逐 昌代之李回簽書框客院事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專 何東中書侍郎陳過度尚書右丞許翰罷同知以聶 相以籍口又譚世動李熙靖同提舉龍德官一日 九朝獨年備要 主

為執政於是御史中丞李回言處仁與少军吳敏皆 力 蔡京之黨也而處仁與敏不和敏又貪天之功為已 弊未息官冗而未澄兵騎而不知制名曰斥逐姦臣 之不能盡臣稽之于衆愈謂處仁庸常吳敏耿南仲 而加恩庇護名曰愛惜名器而不謹差除若此者遠數 之術行姑息之政以節用則浮侈尚多以愛民則凋 來功效不見以未得則臣之方而今日大臣持尚且 望亟罷之 先是左正言程瑪上言陛下即位以

えかの 上 ない 九月尼堪陷太原 福州軍亂 帥 推安危治亂之機盡賜點罷別選英賢共圖大計庶 始尼堪久攻太原不下乃於城外築舊城居之號元 殺守臣李庭俊 幾尚可救藥惟陛下念之 行府已而歸雲中留尼楚赫大王攻城至是尼堪自 九朝編年備要 至

昏懦唐恪倾險此政事所以曠敗而不振陛下宜深

金グロアノき 吳革使尼堪軍 雲中復至乗勝急攻丙寅城陷金人盡殺捷勝軍師 革以閣門舍人充使見尼堪庭立不拜責其貪利敗 六十日軍民亂死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 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使總提樂王孝忠三十 臣張孝純被擒既又釋而用之副總管王禀負原廟 約氣勁詞直敵相顧動色愧服為追回威勝軍等處 六人皆被害太原自去年十二月已卯受圍凡二百

置四道總管府 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 議和乃遣革詣陝西勾兵委之即臣講武備 天府胡直孺總東道事得專制財得通用官得辟置 又寂聚兵乞措置邊地起陝西兵馬為京城備不復 急備河南及對上問革他事革曰金人有吞噬之意 人馬受書以歸備得其情狀報宣撫折彦質請于朝 何東之請也分總四道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

更到日,一人

九朝編年偏安

盆

イナノモア だる 安國又言野不才緩急恐誤事不報初欲以宇文虚 安國世動二人所言皆拂上意乃改動為禮部侍郎 管之權有警則各帥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 以待之臣欲之二十三路即臣皆選重臣付以都總 兵得誅賞緩急則以羽檄召之入衛京師給事中譚 獨無不掉之慮乎中書舍人胡安國亦言一旦以數 世動言裂天下樹四人而王畿所自治總十六縣耳 州之地分為四道則權太重萬一號召不至又何 卷三十

冬十月窟李綱 聶山陳過庭李回等皆知恪策言者復論敏承蔡攸 徐處仁吳敏許翰皆可以不去者數人去則綱必不 中當一宰執主之其後中書舍人安扶言其不可任 古建內禪議及初除門下侍郎亦察攸橋制為之責 能留已而處仁敏罷而恪相翰罷同知樞客院而 安置建昌軍尋從夔州綱自叔云初唐恪謀點綱 乃罷之 九別編年精要 用 則

くこう

金少口日八百百 事召綱赴闕且俾沿河巡視防守之具綱連章气罷 且得昏情之疾恐誤國事并叙曩日榻前之語于是 授散官安置涪州綱竊歎曰事不可為矣遂乞罷奏數 身怯敵之故特事有不可為者難以虚受其責始宣 上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 上猶批答不允綱具奏力道其所以材能不勝任者 極客院致仕行至封邱縣有古除觀文殿學士知 綱解免不敢當且以疏言所以力乞罷者非愛 卷三十

官兵食錢搞賞外令皆存留襄州及在京降賜庫具 用 帥撫取士卒與之桿敵金人狡獪謀處不淺和議未 惟陛下遣使覆實雖臣自以為不材乞罷願益擇將 有籍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實財 撫司得兵若干又防秋兵若干令屯駐某處皆不曾 臣至此不復與國論敢昧死以聞至是果有言綱專 可專恃一失士卒之心無以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 如朝廷應副銀絹錢岩干又御前降到岩干除文 九川編手前要 なた

彭炭四层全書 幹里在布陷真定府 聽再滴寧江 節度建昌安置以網上書辨論謂退有後言以感衆 主戰議喪師貴財者又指十罪於是落職官觀責授 執帥臣李邀鈴轄劉頭死之 信軍保州不克遂越中山攻真定邀措置乖謬頭率 道入寇斡里雅布主之八月十四日入塞先以衆攻廣 眾畫夜拒戰城上金入初攻北壁頭立拒之至是偽 卷三十 初金以三鎮未得兩

金使來 had had a 還攻北城城中不知也黎明金又忽鼓衆憑堪而口 移攻東城邀復趣站往應力攻兩日 園中亭內解條絕服而死邀被執至燕山亦不屈而 馬挺刀潰圍欲出而諸門皆為金人所守遂之孫氏 稍亡去鸡顏其弟曰我大将也豈可受敵戮乎因策 城 死 陷李邀不能死為金所擒頭猶率衆巷戰麾下稍 儿朝編年指要 日潜移攻具 尧

金块四月至三 幹里雅布尼堪以書來責問契丹梁王及伊都職書并 誠諭今開門以待先是幹墨布既退尼堪尚留隆德 元割三鎮略云乃者差蕭仲恭趙倫等齊書報復回 為問罪之使請速令皇叔越王皇弟軍王并太少宰 日軟受間謀之語陰傳構結之文令差楊天古王內 遺簽書路九迪等以和議之書上之尼堪聞幹里雅布 得金帛不貨而已無所得于是遣使數華求縣時勤 員同詣行府務書陳謝過責仍據元割三鎮即行 卷三十

是館其使踰月不遣有都管趙倫者燕人狡獪懼不 巾中仍賜倫等絹各千疋白金千兩倫至尼堪所首 契丹精銳甚眾貳于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 得歸乃許以情告館伴那依日金國有伊都者領 金抗且使既領肅王過河吾盍留其使與之相當于 以其書獻之尼堪 大怒以倫書表奏聞其主報云深 王之師踵至大臣有輕敵意猥曰吾兵威如此當與 將係遂以聞大臣信之即以詔書授係賜伊都納衣

といり こんち

九朝編年備要

イクをだんす 解金使之來也禮貌甚仍持其書於上前口陛下既 書深王由河東入麟府為尼堪游騎所得故金以為 立我宗社則當修好如初吳敏以為然乃奏上今致 宗廟今聞南朝天子遜位嗣君明聖如能合擊金人 府折可求來獻言夏國之北有大遠天祚梁王與林 不割三鎮之地又安忍復立契丹之後上曰此乃 牙蕭太師出榜言金人不道與南朝奸臣結約致我 入攻討委元即從長措置尼堪遂復提兵南下又麟 老三十

尼堪陷汾澤等州 宗内府珍玩悉歸二帥且厚搞河東之師金使頗領 時金勢甚張知州張京戰堅守以待敵俄聞朝廷分 其說先取犒師絹十萬以行 王時雍實館之時雍議盡以三鎮所入增歲幣并祖 及加其主微號上乃卑解深明其非朝廷之罪吏書 臣所為也金使請必割三鎮之地要金帛車輅儀物 河東為兩路隆德為東路平陽為西路各命守臣救 九朝編年備要 茫

陷平定軍 金グロアノ言 平定會議再窓京關右監軍為舎曰今河東已得太 先是尼堪自太原東至平定軍幹里雅布自真定西至 臣高世由降 亶亦死之 決其家死于難者凡八人紹興中贈忠確 汾兵未至而城陷京戬朝服南向焚香拜舞乃自引 河北已得真定二者乃兩河領袖也乘此之勢可 陷威勝軍執守臣張堯佐 陷隆德府執守臣張有極 卷三十 陷澤州守 都監贯

中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難重守尚得 堪 今若取東京如運臂取物回首得之矣幹里雅布欣然 被也今我往得之必矣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狀曰我 東京两河不取可自下班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在 也今若棄兩河先犯東京苟為不利則两河非我有 先取兩河俟两河既定徐圖過河以取東京未為晚 也無太子昨已到東京不能取之幹里雅布未有語尼 拂然而起以手去貂帽擲之于地謂諸將口東京

欠足四年二十五 1

九朝線年備要

下哀痛詔命兩河互相救援 尼堪既陷太原乃縱兵汾晉之間攻下縣鎮塞壘十 數汾雖糧乏兵疲獨不降併力攻逾月乃陷之又東 攻太原之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受攻殘 稱善諸將不敢沮之入寇之計遂決 命諸路合從連横相為救援見便而動無拘一律初 也喪士三千復與幹里雅布合兵攻平定亦喪萬人 破之衆萬人竟不能拔乃攻平建欲據井四其始攻

陷 新至拙于應變人心未附金卒至圍城下不旬日而 塞中山不克進攻真定先是真定即劉幹守禦備具 恐金東軼犯河朔命輪為宣撫副使領兵五萬守遠 州以據其險又命淵質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真定邈 可用是時真定在河朔最為强壘朝廷以太原危急 人恃以安總管王淵鈴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人皆 之幹里雅布自二月由畿甸歸與至九月復入寇攻保 是時失太原又聞真定之報上大以為憂乃下哀

九子/另三八十十日

九朝編年備要

主

きラモノ 尼堪陷平陽府 雨木冰 痛之詔 壁可以控扼于是命以守朝廷又命劉琬統衆屯平 初金人犯汾州議者謂汾州之南有回牛嶺險峻如 者日給疏豆二升或陳麥而已士笑口軍食如此而 陽以捍北邊然國用乏竭倉原不足士之守回牛嶺 使我戰乎金人領精鋭師窓回牛嶺于山下仰望官 11 1

えの1日 にんしつ 幹里雅布犯慶源府 高麗來貢 凡官吏皆縋而出 俄而官軍潰散遂越嶺至平陽琬領兵遁去城遂陷 兵曰彼若以矢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徘徊未敢進 由思州王榆渡而趙大名由李固渡濟河 亂時宣府范訥統兵五萬守滑濬幹里雅布知有備乃 都統王淵遣將韓世忠遣兵三百人却敵寨敵兵遂 九朝編年備要 圭

追王安石所贈王爵 夏人寇邊 くりゅん 侍御史胡舜陟言自政和以來高麗使歲至淮浙之 師道至懷州召還都城至是卒上臨其喪哭之甚哀 問不勝其擾今高麗事金國以窺我之虚實以報金 望止今遞表以進却其使還 陷懷德軍守貳劉銓杜朔死之契丹故將願呼鳴 月种師道费

アッカートディー () 議棄守三鎮 詔止援兵 自其國滅奔于西戎至是招集叛亡雜胡羌數十萬 攻麟府諸城至建寧塞兵總百數知塞楊震與其子 居中執中死之長子沂中從征河朔得免 唐恪耿南仲專主議和語同知聶昌曰今百姓因匮 時南道總管張叔夜陜西制置錢葢各統兵赴闕會 養數十萬兵于城下何以給之乃止两道兵母得動 九朝編年備安 主

金なに上です 索五輅冠冕及上尊號且須康王親到議乃可成康 之數雲軍前先遣李裕回報已講和不復議三鎮止 太原之陷也乃命王雲使金國議和許以三鎮稅租 安置新州以同知馮解代寓李若水副之雲回言事 王出使左丞王寓副之既而寓托故解行詔落左丞 巴中變必欲得地差一十日使不至即再犯關時康 王巴出城戊辰王復入中外大駭已已百官集議于 延和殿言不可與者惟梅執禮品好問洪多秦槍等 卷三十

一次定四三五至 一一 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上然其言唐恪家放上請 割亦來且河東之民皆為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 庭言與之以行禍何東持之甚堅曰三鎮國家根本 居守上将從之會專入見力抵其不然上以足順地 以親征為名西幸洛京據秦雍以圖恢復而留太子 宗尹言最切至伏地流涕會李若水使歸亦慟哭於 奈何棄之况敵情變許安可保其必信割之亦來不 三十六人自范宗尹以下七十餘人皆欲與之而范 九朝編年倘要

折彥質等師潰尼堪陷西京及河陽府 並清野命執禮為清野使已而京畿民扶携入城 金人既不得三鎮地怒甚尼堪自澤路至河陽宣撫 恪唯唯議遂定 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不若任之但飭備以待 日今當以死守社稷察退謂恪曰割三鎮則傷河外 E) 使折彦質領兵十二萬與之夾河而軍又簽書李 以萬騎行視黃河時亦至河上敵曰南軍亦衆與 1 梅執禮建議清野詔河東北京畿 楚三

康王構使幹里雅布軍許割三鎮 棄城而走西道都總管王襄與河陽守臣燕瑛皆去 城尼堪乘勝陷河陽及西京 且上尊號十八字王請耿南仲偕行上曰南仲老矣 防路口亦望風而潰金衆悉渡自河東澤路官吏多 旦王師潰散京西提刑許高河北提刑許亢各統兵 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虚聲遂取戰鼓擊之達 王雲副之許割三鎮并奉冕輅以行仍尊其主為叔

大小田田 小田

九朝編年備要

晝

金少口戶二 其人宣撫副使提兵不進并劾雲使金張皇敵勢命 震破此雖樓櫓如畫不足恃也王不答初雲使金過 今其子延禧為參議官王既出城雲白王曰京城樓 寇至 磁相勘二郡為清野計二郡從之撒近城民令運穀 天下所無然真定城高此幾倍金使雲等坐見一 知磁州澤上疏乞邢洛磁趙相五州各養精兵二萬 城磁人以是您雲宗正少卿宗澤當論列宰相非 则 四郡相應凡一路當有十萬兵上喜之 老三十

兼傳聞幹里雅布已于十四日由大名府魏縣李固渡 當以語康王其後議卒不合王至磁澤出迎謁王問 諸處不得鼓唱民間起兵生事有礙和議同時行下 郡召土豪民兵禦敵節鐵而下皆充賞典一河北路 迎王入宿于州澤因言是日被朝古二一今本路諸 馬諫口不可北去肅王已為人給因指雲口清野之 人皆姦細也雲遂被害尋相州守臣汪伯彦領兵郊 之澤以兵皆在山村急則召至殊不費糧百姓遮王

次定四車全書

九朝編年備要

支

何專罷以陳過庭為中書侍郎孫傅尚書右丞 專持不割三鎮之議甚堅朝廷既定議割三鎮故東 萬光得賢為輔故成帝王之業今陛下所用皆非其 言今日敵寇侵陵國勢危感豈可坐以待亡昔湯武 民熙豊法惠國崇觀以來法惠姦 罷先是孫傅請復祖宗法度上問之對曰祖宗法惠 河今願大王暫留審議國事 人唐恪俗吏耿南仲腐儒何東狂生聶昌山人李回 侍御史胡舜陟

耿南仲聶昌分使金軍許畫河 尼堪軍割河東昌使幹里雅布軍割河北或為告和使與 內走南仲得脱遂如相州見康王王遂出勝召兵· 首自請行南仲昌各以事解詔免過庭而以南仲使 轉敗為功惟人才是先望擇所任天下幸甚 差勝亦迂濶獨陳過庭孫傅忠直然非經濟手令欲 王汭等偕行南仲至衛州衛人欲殺同行金人王汭 金人欲割地須大臣報聘于是陳過庭以主憂臣辱

グランロ・ノ・コ

九朝編年備要

晝

范致虚帥師入衛 全りにた 乙酉幹里雅布犯京師 時知京兆府命為陝西五路安撫使 其說以誤國論卒至禍變天下以此罪之 情大悅昌至終州諭今割地終人不奉認為鈴轄趙 朝廷以金去歲駐年馳問乃決汴水灌其地且置塘 子清所殺割其目碎切之昌附南仲至顯位每左右 樂幹里雅布軍至城下遂屯劉家寺自唐恪耿南仲

MAND SEL MAND 益元謀遂止凡四壁共十萬 逼城孫傳深然之而守禦使劉翰又奏悉取保甲自 遣元以所統分四寒直國門使兵勢相屬即金不敢 散西南两道兵至是四方兵無一至者城中惟衛士 三萬請先出屯自當一面禮部侍郎譚世動亦謂宜 以五萬七十人分四壁守禦京畿提刑秦元集保甲 上四軍及中軍劾勇京東西弓手十萬餘于是以萬 人分作五軍備緩急叛護命姚仲友辛亢宗分領之 九朝編年備要 時有砲五百餘座在 き

重厂口 路及京城被圍又客具奏乞選日諸門迸出分兵期 駕部當收駕部則日庫部當收至是反為敵用 京畿所則日本非掌守禦也未守禦何預于我或謂 院則曰自有所屬軍器監提舉內侍官也方以罪去 郊外皆棄不取兵部則口屬朝係樞密院合收樞密 苹界七出兵城外下寒使金不敢近城且過東南道 可以制勝上惠于衆議不果從之 會為正兵為奉制為衝突為尾襲為應援出其不意 卷三十

とうとのはないる 張叔夜帥師入衛 風拔木 置四壁权夜與范瓊同襲金管不克 益恐尋擢叔夜簽書櫃客院以其兵入城同孫傳措 關而前已丑至京師屯于玉津園至是勤王之師 子伯奮伯熊將前後軍凡三萬人至尉氏遇游騎 來者東道總管胡直孺為金生得以示城上都 上以手詔趣权夜提兵入衛叔夜即自將中軍 九朝編年情安 李 無

尼堪陷鄭州 滑州軍亂殺守臣 復左右僕射 ノングロアノニー 守臣宋伯交通時河東諸郡或降或破殆盡惟河北 恪無經濟大略從上巡城都人欲擊之因求去遂罷 月唐恪罷以何專為右僕射 明年二月以金人來取恪恐不免飲藥而死 **頗有堅守不下者**

陷懷州 官傳令問不肯降者為誰安國口安國是宋朝守臣 守臣霍安國通判林湖鈴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許張誌 衣反縛之遂害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終無照 肯降於是引令東北望金國拜降皆不屈尼堪今解 率聚不降又問淵等同對云某等與知州一體皆不 城既陷尼堪引州官及馬澧将分四行立其前使者 于潜統制沈敦張行中及部隊将五百人皆死之初

九三日三二八二

九朝編年倘要

全少口 尼堪犯京師 金使來議和曹輔馮解如金營 召李綱尋除開封府尹 類 獨衛士三萬每出數百人雖多獲級然亦十失五六 上以勤王之師不至時今挑戰以示敢敵然可用者 乃記都水監丞李處權等為報謝使以書報之不受 尼堪復遣蕭慶等來議和且貨糧堅請上出城會盟 明年贈延康殿學士 Æ ノニード 卷三十

以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7 x. 10 /1 d.l. 遣親王詔遣越王行將出金率兵以迎又止之於是 至是亡已數十金使來請帝車偶暫出郊不從復請 音金請和尼堪即送之歸不交一該已而雲拂輻輳 金人聲言失信攻城甚急乃遣為書曹輔左丞馮澥 來者不已 至磁相間為士民所遇不得進此天意也乞就拜士 初金攻城日急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聞康即奉使 九朝編年清要

金グロたんで 老力爭口令社稷危矣仰其拯國顧惜一大字非計 元即件率天下兵入援宰臣視奏循以大字為難唐 彦副元帥速領兵入衛已酉仔至相州王捧詔拜泣 也于是募敢死士得武學生秦仔等四人皆假閣門 軍民感動是日開府上密遣問門祗候侯章赍蠟書 日聖諭口康王辟中書舍人隨行可令以便宜草詔 促大元帥勤王十二月甲子童至相州白王曰陛解 卷三十

堅自相至大名府沙河而地里不遠露邇王室發動 盡起河北兵入衛于是王命耿延禧草部領之諸郡 府深揚祖兵幾萬人馬干及張俊尚傳楊沂中田師 王之兵為便也時京城獨久圍王既渡駐軍北岸天 王在相州攝大名尹張慤力請王移行府以河水水 中皆在麾下王問揚祖以諸将敦優揚祖以俊對王 下申請四集取決于霸府矣河北守臣亦將兵漸至 磁州宗澤兵三千人知潞州王麟兵一千知德信

一飲定匹庫全書 信惟速進兵直指都城第言兵民欲見君父既兩國 軍至王大悅澤乞進兵援京師汪伯彦以澤為在譎 級獲其實糧會帥府移文約赴大名遂還師先是諸 澤自遣其將秦光殉張德領兵超渡至安城縣金騎 亦喜俊自是常在左右王留楊祖為隨軍轉運使 千餘人遇北門二將出東西門夾擊之遂斬首數百 澤在磁州屢乞會兵奪李固渡斷敵歸路衆議不可 亦該伯彦等為失策澤口金人狡計百端豈可深

大雨雪彗竟天 丙辰京城失守 通和可亟退師如敵有詭謀即援兵已到無能為也 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被圍凡四十日是日午時陷先 伯彦等執和議之說不可進澤請自進兵從之 是有卒郭京者都人威傳其能用六甲訣可以生擒 又有劉孝竭等召募衆或稱六丁力人或稱此斗神 尼堪幹里雅布何專孫傳與內侍輩尤尊信傾心待之 一月 月 山 五人

一飲定四庫全書 宣化門出去不數百步時已天明京盡今守禦人下 兵或稱天關大将大率效京有識者危之是日大放 河城門急閉京白叔夜口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 衛俄頃敵兵分四翼鼓噪而進前軍殲馬後者悉墜 城獨與張叔夜坐宣化門甕城樓上以親兵數百自 城統制姚仲友為軍士所殺仲友將種也自守禦以 31 南通敵兵登城者纔數人東皆披靡城遂陷王宗港 殿班下城傳呼救駕四壁兵大潰金人因而上

文定四年至 或有奸細來勢作過以兵法從事仍置都巡三員以 乗此擾攘聚衆作亂 最多除旅居外皆在火房浴堂櫃坊雜居里巷强梁 六員各一正一副每員統兵五百人遇有警急則一 赦罪故軍士縱巡如此益京師昇平日久游手浮浪 正將帶二百五十人接應常留二百五十人在地分 來往來東南西壁策應風夜勤勞在諸將中最為有 功初百姓殿殺東壁統制辛亢宗朝廷縱而不問仍 九朝編年備要 初仲友欲于京城置巡檢十 金

壁守禦使劉文慶與其子光國絕門出為追騎所殺 總其事仲友之意以小人喜亂欲設此以防好也而 夜被創尤甚父子力戰皆死關殺傷相當然諸將無 叔夜連四日與敵大戰斬其金環貴将二人城破叔 臣黃經督視東壁亦不敢去望關號働赴火而死四 朝廷不從至是獨先被害何慶言力戰死於城上內 人至者 張叔夜言敵鋒銳甚願駐蹕襄陽以圖幸班上然之 上聞城陷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

九三十

次定四車全書 辛酉上如青城 將宣幸福率衛士數百人入祥曦殿欲護駕突圍而 亭驛取金使劉晏殺之 時上四軍班直猶有萬餘 出上親撫諭之不退聞已和議乃散 從曰異日必有後患至是果然 至于此春初金人之去也師道當勸上半渡擊之不 何東陳過庭孫傅等從二帥相見初何專率都民欲 馬亦數十匹護駕人馬等皆欲奪門而出指揮使 九朝編年備要 是日都人爭入都

皇相見哉辛未真又至軍前二帥乃許上出是夜彗 言二的請與上皇相見上曰朕當自往爾豈可使上 星竟天庚申日出赤如血而金人自攻太原以來即 巷戰聞者爭奮由是斂兵不下仍偽唱和議人心稍 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令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專回 他事乃遣東及濟王栩為請命使二帥日自古有南 **桌來議事若水入見上曰二帥止欲得兩河地別無** 時李若水以出使留軍中二帥急令若水促何

文マノヨ・ナシュラ 大風霾 庚子上如青城 等國有時朝貢大遠使人在都亭驛萬麗在深門 安州巷同文館回紀于聞在禮賓院諸番國在贈雲 是月西北陰雪中有如火光 館懷遠驛惟大遠高麗就館賜宴是歲正旦乃命景 王把濟王相如金帳致賀都人感傷繼之以泣 金索金銀益急欲縱兵入城且遣使來口農務方與 九朝編年備安

盗 權府事陳規率兵民固守先是規知安陸縣率民兵 數千援京師路梗不能達還及遠上會盗祝進攻德 犯德安府陳規敗之 將歸兵微號事當面議 原闕

劉輪死於金營 院中與贈資政殿大學士益忠顯幹初在陝西為童 **幹守真定有威名金人知之欲用為尚書僕射許以** 安守臣李公濟通父老迎規攝府規率軍民禦進却 家屬行幹不可手書片紙遣人遺其子曰忠臣不事 之後又來攻城凡十有七日而去 貫所知及是能以忠死議者不以前失所從為幹罪 二君此予所以必死也乃以衣帶自經于城南壽聖

次定四車全書 一

九朝編年備要

徐揆死於金營 班師振旅緩以歲時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人入獻二將 見書話難換厲激抗論為所殺 遺二將留守司不許換獨請南黃門狂言獻金銀金 太學生徐揆及丁特起王若海何刻等各為一書欲 云 遣騎取揆赴軍中揆出書署云京城金銀根括盡願 書責其久留車駕且謂內侍監訴醫官周道隆為 黄時甫繼亦貼

金把祭州 シュラニュ シュラ 一個/ 亦為書胎足堪口原闕 知鄂 根括指揮若使未過軍前則人人蓄為私藏貪各悖 送合誅戮乞賜行遣狗首京師 俸濫渠魁令取過軍前坐席未緩乃忘我宋朝前 恩寵妄與問課稱有金銀窖藏在家則是前日故違 州崇陽縣李涓死之時以羽檄召天下兵入援 九阴編千青只 樞密院編修胡瑀 Ħ

あプロアん言 整陳以行少馬游騎微集涓馳馬先犯其鋒下皆步 謂涓盡徐之以須衆集涓口事急矣當持一信報天 視涓獨留不忍舍之歸創甚猶被血大呼叱左右負 里許大與金遇飛矢蝟集二邑兵引去吏士無人色 兵蒙鹵楯徑進頗殺其騎騎且走涓乗勝追北約十 師至合而前天大雪蔡之保甲課而奔日金至矣即 子為東南倡即日引而東過紫而蒲圻嘉魚二邑之 野部縣七當發三千人涓召募才十日銳意欲奮或

THE PERSON NAMED IN	CALL STREET, S. C. STREET, ST. ST. STREET, ST. ST. STREET, ST. ST. STREET, ST. ST. ST. ST. ST. ST. ST. ST. ST.		
7.17.1.1.1.1.1.1.1.1.1.1.1.1.1.1.1.1.1.	丁卯太上帝后如青城	二月朔上在青城	其忠贈朝奉郎官其三子云已以戰遂遇害死明年金退蔡人以涓尸歸朝廷録

辛未皇后皇太子如青城			N 50999 -	金庆四层全世
太子				
如青城				卷字
		·		

去勿亂人意范瓊恐生變先以危言藝衛士原閥 募士就食者至萬計革陰以兵法部勒且告急于康 王及在外諸大臣約日大學至是華請以所募士微 城司其子來省傅叱之曰吾已分死國矣汝曹速速 服清圍以出傅不許華遂陳請不已傅不聽傅在皇 皇后皇太子且為傅畫計乃于故聖院置局販濟所 初南壁統制官吳革開上皇已出入白孫傅請力留

Calor Late

九朝 編年備要

全岁四屋石電 按唐末五代國軍不存周廣順中造二寶一口皇帝 位乃更製寶如周承天之文真宗亦自作寶而更其 承天受命之實一口皇帝神實我太祖傅之太宗即

李若水王履死於金管 Nalo. Lhita 寶十有四其中有恭膺天命之寶二者即上皇與今 寶皆從葬也神宗哲宗亦循此製令金所取白玉之 議皆謂不當改作言格不用因鎮之奏乃知界朝此 作新寶仁宗明道元年以為人所焚又更製馬英宗 上之所製也其他不復録 之初今歐陽修篆文以製新寶范鎮之請王珪等之 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自此界朝即位皆仍此文 九朝編年備要 九文

金牙口屋人 絕不食金怒囚之若水母張氏聞變哭且言曰吾子 原闕 死難必矣至是尼堪再召若水去若水知金不可 獨吏部侍郎李若水大呼罵金金擊之面目為傷若 水氣絕仆地良久乃蘇便人監視日三飯飲之若水 卷三十

死軍軍主書 一 以俱死履臨被害略無懼色且歌詩末句云橋首問 若水死年三十五中與贈觀文殿學士盆忠愍復贈 使也修武郎王履副之使還進觀察使抗金不回卒 武勝節度 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人聞而悲之 之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初若水之出 圍丘 下敲殺之若水將死奮罵益切敵相謂曰大遠 義動因歷數其失信五事肆罵不已尼堪大怒即以 九朝編年備要 华四

康王次濟州 州鹽場不閱自得緣錢五十萬佐軍與公私賴其利 鈔許鹽商詣河北漕司大名安撫司輸錢取鹽于逐 變河北鹽稅為鹽鈔法專置提舉官賣鈔於推貨務 及京師道梗商不能通張整建議即元帥府印給鹽 諸郡而向子理在宿何志同在河趙野范訥在宋趙 子松在陳皆圍繞京師未得進 先是王黻魏伯努 元帥府官軍及奉盗歸來者凡八萬人分屯于河北

金人責金銀殺從臣梅執禮等四人 大風拔木 Mail State Of the 金犯雷澤縣尉宋拱敗之 給事中安扶並坐根括金銀不登為金人所殺其副 御史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侯杖數百幾死於是 户部侍郎梅執禮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 金至挑戰已而偽遁金追奔馬絓而止惡斬之 金游騎至縣尉宋拱禦之拱勇而有謀先繁繩桑下 九朝編年備要 盆

金ケロアノー 延寧宫火 洪勢等計懿親審行宅原閥 再括 若水大更張弊政乃尊后為元祐皇太后已草記書 未及行也時六宫有位號者皆從二帝以行惟后以 元祐孟皇后緣是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初上與李 留守司差官百員分坊巷過括左諫議大夫 卷三十 飲定四庫全書 ! 吳華謀起兵范瓊誘殺之 原闕 金納張邦昌 三月朔上在青城 廢得存 吳蘇朱夢說徐仁等數十人與多謀議革率衛士殺 初草既募兵遷居同文館附者至數萬人又引太學 八三十 加朝編年備要

等數十人乃命兵突出十八門期用三月八日舉事 被甲上馬時已黎明北行至成豐門四面皆瓊兵瓊 事急矣緩則且有不測之禍是夜班直班廣等數百 議郎致仕吳給等數人革將起兵其參議吳鉄等曰 與謀者惟兵部尚書日好問監察御史馬伸張所奉 妻子以圖迎二帝欲奉九廟神主以從軍先誅范瓊 遂與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左言誘給革至帳下議事 排闥口邦吕以翌日受策請舉事革以眾不可奪

欽定四車全書 丁酉金以張邦昌借位偽號楚 是日風霾日色薄而有量百官皆條但邦昌亦變色惟 之日知與不知皆為泣下 王時雍吳开其傳左言范瓊等於然若有所得原闕 原闕 變革為人天貨忠勇天文地理人事兵機無不通死 遂斬之其徒百餘人併戮河上革至死顏色猶不以 九朝編年備要

华

緘豬題以臣邦昌謹封易詔曰手書 書前諫議范宗尹吏部侍郎謝京家落致仕中書舍 哲領中書省尚書左丞馮鄉守舊職李同權右丞吳 時难權極客院兼領尚書省日好問領門下省徐秉 思權户部侍郎紫宗誇權司農少卿胡直孺户部尚 從坐議必自稱名遇金人至則為易服禁中諸門悉 邦昌不御正殿不受朝不三呼及稱聖音與執政侍 人李耀並仍舊職李寧靖詹義並權直學士院王 邦昌尋以胡

久己のうしいす 中者惟回一人馬鄉曹輔留金管邦昌素善解將歸 擢用李回靖康初簽書樞密院事及是前執政在城 謂之三川牙郎至是都人又號為賣國牙即开傳為 之而輔不在請中故以回補其處時雍既受命請用 公卿以下者時雅秉哲也看懼都人者范瓊也遂皆 尹王及之權都水使者大抵往來議事幵傷也逼逐 拜同知樞客院事莫傳簽書樞客院事**周懿天開封** 一府益韉許之時雍蜀人也在蜀為市伍圖利小人 九朝編年備要 欠

全り四たん言 雅布有了事官人之稱都人亦目之為賣國吳牙 節甚矣力爭乃止之 今雖危而車駕之行止未決兩等朝敢取兩官物逆 時雍等領三省事及郎官王及之王紹皆擅政每以 金來須索朝慕往還敵中有捷疫思王之號尼堪幹里 伸檄之口古者大臣去國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 司籍隆德二官寶貨賣靈沼魚編以贈百官御史馬 佐命功臣自許士夫切齒因呼三王及之等又命有 初有司趣百官入賀太學博

スノスノロエ しんまつ || 泛而與之計事畢有司舉不至者欲以復于金以逢 遇朝士至即呼前驅使 亦更名知言徐俯致位居城中買一婢名之口目妙 並致仕 發疾而死 逢聞之曰是必將肆赦遷官以重污我我其可俟遂 士孫逢獨堅卧不屈夜既半同家强起之不從至垂 及駕部員外郎喻汝礪為請邦目以畢至告乃得免 工部侍郎何昌言請言更名善言其從弟 未幾考功員外郎虞譽太學博士朱震 九月編年備要 李熙靖時以顯誤閣奉祠 芝

金少七万人三十 宗澤敗金于長垣 初朝廷狗金意欲遣曹輔往河北迎康五何泉請 邦昌命權學士院而世動稱疾堅卧不起邦昌知不 卒中興贈延康殿學士 始邦昌與熙靖直學士院熙靖拒之因憂愤不食疾 可奪遂已後贈延康殿學士臨端潔 且篇謂家人口百官何日再朝天乎泣數行下未幾 周書語以傳家古輔言不見王而還金人 表 三十 禮部侍郎譚世勣既得歸

敵果夜至得空壁大鷲自是不復出澤在軍中與土 進兵未十里與金遇出金不意敗之于長垣澤既敗 将未可進兵澤怒命諸將射之徵與同行金人俱通 之諸將羅拜乞貸淬使得效死乃命淬當先以贖罪遂 澤約諸帥會兵五旬無一人至者 趣再遣中書舍人張徵以蠟封詔行徵至開德語諸 金遂得韋城縣金欲夜襲澤澤知之日暮移軍南華 将議之都統制陳泽日金方熾未可輕樂澤將斬 澤回願擊金引

久己コーニ ハーヨー 一

九朝編年備要

Ē

全ケロ 抵韋城 引兵超滑州抵大名城而勤王之兵無一人至者又 留近甸惟澤力戰及至冀州權邦彦亦領兵與澤同 遣兵過大溝河襲金金人敗之時四方勤王之師只 卒同甘苦故人樂為用澤為書與諸道勤王即數督 據敵歸路而對壘諸寨一夕解去澤號慟即自臨濮 兵入援趙野曾掛記訥皆以澤為在不答澤自南華 知張邦昌借位擬先行誅討乃將所部復還屯衛南 尼归一 澤獲敵所掠人知二帝將北行謀引兵渡河 表三十

7.10.1 /1.to // 遠柔邪二日納諫静而拒諂諛三日尚恭儉而抑騙 與不得其道耳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 復貽書康王言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 京城望救責之彦國怒持軍程程渡淮而進 彦國起東南數萬兵至四州不行知州事解公望以 謂所親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 奢四日體憂勤而遠逸樂五日進公實而退私為澤 人以兵五萬守潼關捍西來之兵陝西制置使錢益 九朝編年備要 時發運使翁 Ē 初金

金りて 虚自長安引兵十萬勤王日與金戰攻奪潼關既得 剧 速多為支軍則含不至淹敗不至覆不然衆屯聚出 是裨將李彦仙說曰陝為軍後盍少遺之行兵者利 虚前軍敗之致虚不敢進駐兵潼關以疑敵而已先 統兵十萬至潁昌聞京城已破益遂棄大兵挈家往 殺澠一蹴 於險阻則敗矣致虚不聽 北由是荆定至荆門一路騷動 乃引兵東去遂至陕府尼堪遣將精卒鋭騎擊致 歷人 卷三十 陝西宣撫范致 有傅亮者開

ラスフラー からり 程與復西京 直抵韋城尼堪後軍大驚狼狼而去遺絹數萬匹軍 統制率之以行亮軍嚴整所至秋毫不犯自朱仙鎮 皆為亮所殺京西安撫使和志同以便宜假亮官為 兵得數千至陝開敵登城即兼程而去陳蔡間羣盗 新金留守高世由范致虚既敗統制程興興族弟進 士畏亮不敢取 知古兵法种師道嘗薦之召亮赴關亮開命 九月編年青季

金置河北河東統軍 金少正左至言 里雅布退 軍 敏珠爾貝勒為河北統軍屯溶州阿里於貝勒為河東統 城降為金用 斬之友極前為河東轉運世由知澤州金人再入以 提兵數百潜入洛陽擒世由及金隨軍轉運張友極 原 闕 卷三十

Taber this	尼堪退		原闕	夏四月庚申朔原國	-	
されがなった無難した				殿		
lsmul						

金元四年全書 張 江寧府軍亂 邦昌降偽放 軍校周德等率衆叛執知府宇文粹中殺通判王導 鈴 轄王宗韓及曹禄官七人嬰城自守 敢與覃恩同但改敕字為手書而己時四方勤王 丘

決定四車全書 九朝編年備要 膝而走事定子輕言于朝廷易文資 縣縣令以下迎邦宣讀如常式武尉徐端益獨不屈 錢益翁彦國劉光世等手書外題云付某人內云邦 之械繁達于獄遣使勘進於康王 州邦昌遣其甥劉達貴手書以往子謹不敢封而焚 昌上某官仍用内侍省印 其文者作郎顏博之所草也邦昌又遊范訥范致虚 大集吳开莫傷為邦昌謀令散諸路故偽故首及之 發運副使向子諲在毫 邦昌手書至虹 國學生游相 這

癸亥元祐皇后復居延福宫 汪 先是黃潜善遣張宗至京知金人立張邦昌事宗既 伯彦諧殺侯章 歸道逢俟章具以告之章走濟州言曰事既如此諸 其第語有回的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宫之禮益用太 王再三不可伯彦力請以其鼓感三軍遂斬之 公别無措置奈何且以言侵伯彦等伯彦請誅之康 上書請邦昌歸政康王不報 强金之威使人游說康王且令南道然後為久假不 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亦以相公以立趙孤也 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以為外挟 今金退多日吾君之子亦已知所在訟獄謳歌又皆 忍死就尊位者自信金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 非果真為趙氏也 先是監察御史馬伸言于邦昌 曰伏見金人犯順且逼立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 即位迎周太后西宫故事識者有以現那昌之意

次定四方主書

九朝編年備要

百

宋朝 庶事取太后命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 歸之計 撫勞動王之師以示無問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 釋疑轉禍為福不然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為 心等事權行拘收俟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 禮至馬伸始貼書稱太宰相公書入邦昌命 王尋降手書迎太后入居禁中 叛臣也 旦喧開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 自邦昌借立凡言事者皆用君臣之

次之の中では 甲戌降手書迎康王 庚午垂簏聽政 之開基實自高客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 舊列以臨朝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緬惟藝祖 蒙塵輕及宗材謂三靈之改下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 手書曰比以敵國與師都城失守複纏宮閥既二帝之 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邦昌僭位至是凡三十三 Ð 九朝編年備要

武之中與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為天意 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 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展臻小 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靈而數天同左祖之心 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狗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 御史胡舜防上疏請后降詔諸路使知中國有主康 **恺漸底不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吾意** 王即位有日以破亂臣賊子之心日好問言今日布 とこれ 時侍

て己の単なら 進略曰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朝 原闕 王時雍徐東哲奉乗與御服來迎邦昌率百官表勘 藻草書御封付御史臺看詳然後行下 九川漏年清要 tab!

告之書當明白易晓不必須詞臣遂命太常少卿汪

金ダログノー 某周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存趙之心其表亦汪藻 為之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王待以客禮且慰撫 九朝編年 備要卷三十 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九朝編年備要卷三十

史部

詳校官編修 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校對官待部臣胡士震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釣 謄録監生 再将厚傳

欠こつ こんこ 九阴漏年一要 **唯以固圉積栗治兵實之塞** 士馬不强為可慮臣以 郎喾上奏畧曰獻言者 宋 可慮百姓久困而財 陳均 撰

天下者紀綱法度也所以勵世磨鈍者慶賞刑威也 不克則士馬何患乎不强又曰夫人君之所以維持 明賞罰以收人心嚴軍政以勵士氣付之良将何 運之法則財何患乎不足下募兵之今高賈馬之直 節用裕民之徳去蠹國害財之政用計數之人治轉 則為善者不勘刑罰不當則為惡者不畏此誠治亂 下則邊備何患乎不嚴罷不急之粉減無名之費躬 綱不立則國日削法度不更則與日滋爵賞妄施 往

金グにたる言

つかから かんら 避怨養恩為得計紀網弛而不振法度壞而不修進 務姑息之愛而憚於裁抑則以循常守故為中和以 賢斥奸未當於人心發號施令未享於天下冗濫不 教不立廉恥尚寡誕謾未悛風俗尤薄臣恐國勢日 能奚服柔遠何以革前日之弊何以致中興之業也 以削弱政事日以紛亂內之不治臭服治外邇之不 抑而姦邪未盡退聽名器不慎而僥倖未盡革心禮 之源安危之機也今朝廷樂因循之習而重於變更 九朝編年備要

幹里雅布陷相州濱州 产, 少也, 虚 伏矣詔特賜章 伏惟陛下盖留聖心思日孜孜使人主之勢日隆 内侍梁方平領兵在河北岸敵騎奄至倉卒奔潰時 開言路閉之諺 稍緩則復沮抑言者故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 廷之政日新威權尊而下莫敢敗紀綱立而人莫敢 可以使小人不斥而自退可以使外侮不戰而自 11 711 朖 卷三十 自金人犯邊屬下求言之記事 朝 門

竄 延王 黼 朱 動李彦 已已韶親征 ス MD 11 上台 145 質明遂至濬州 絕步兵猶未渡也初金至邯鄲遣郭樂師為前驅付 在河南者無一 南面守橋者望見金人 以干騎藥師求益復以千騎與之藥師疾馳三百里 金因不得濟方平既潰何瓘軍亦望風奔散我 人金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 九別編年備要 旗幟燒斷橋纜陷没凡數千

索直秘閣黼至雍邱縣南固邨吳敏李綱指燕山之 賣官取贓無厭京師為之語曰三百貫且通判五百 寶以萬計黼侍妾甚衆封號者八令人十安人公然 役為糊罪請該之事下開封尹聶山山遣武吏尋躡 明置於法而回枉若此為失刑矣動削官放歸田里 **战之民家取其首以獻議者謂黼罪固當誅朝廷不** 橢以金騎犯京師載其學東下韶寬永州籍其家金 而羈管循州籍其家尋賜死動固罷二十年第舍

金少四月白電

卷三十

我多一日二十二十二日 上皇如南 詔令范討統勝捷軍護從 課當時謂動結怨於東南彦結怨於西北至是亦賜 至承宣使宣和問括民田按行河北京東西所至州 過之興臺職隸腰金累使充物其門彦以思澤積官 死籍其家 擬宮省名園别墅甲吳郡服膳羯用擬玉食而華緻 路坐黄堂而使監司郡守列侍奪民常産重級 九朝編年備要 時蔡京父子欲避難 南 租

辛未定城守策以李綱為親征行營使 シタドグ 等路發運使煩攸之妻黨也於是蔡氏宋氏皆傾家 城上曰誰可副者同知李棁曰臣願留上即命找為 岐山下侍郎吳敏曰時中敢任出奔之責否時中無 **韩官司舟船皆隸發運司乃以宋與為江淮京浙** 言敏曰京師百萬生靈奈何棄之臣願留守以救 白時中請上出狩襄鄧曰事有屈伸太王亦避狄居 而南下矣 ر الم 卷三十

傳位陛下今拾之而去可乎上點然時中日都城豈 将避兵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 立於宰執之末因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 對者綱曰此何時耶而用例耶孝莊即具奏詔引綱 與宰執廷辨孝莊曰舊例未有宰執未退而從官求 侍班延和殿下語知閣門朱孝莊曰有急切公事敌 副時從官以言邊事求見者皆非時賜對兵侍李綱 可以守綱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

スプロロニという

九月扁年備要

家岡一 堅且髙樓櫓誠未備然所以守不在此與家岡雖 蔡懋及良弼往視東壁而御延和殿俟之綱回曰城 莫能戰綱曰陛下命臣治兵願以死報上即除綱 内 可以勁兵强弩據也上曰誰可將者時中曰非李綱 民心豈有不可守之理時內侍陳良弼領京城所自 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 百官萬民所在捨此将何之若能率勵将士慰安 一帶濠水淺小決難保守願詳議之上命綱同

金り口

FA

三¹ 十: 没定与事金百 散歸陛下誰與為衛且敵騎已逼復以健馬疾追 之情已變彼父母妻子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至道 等願守乎願從幸乎皆呼曰願死守綱入見曰六軍 綱曰治兵樂冠專以委卿中夜上諭宰執又欲詰朝 至亦以固守為然乃俱中使追還中宫國公上顧謂 決行是日質明綱入朝見禁衛援甲矣綱属聲曰汝 欲往陝西治兵決不可留此綱以死請會無越二王 各命綱留守内侍王孝竭奏中宫國公已行上回朕 九朝編年備要

李邦彦起復太宰張邦昌少宰 白時中罷 懋尚書左丞簽書樞密院耿南仲同知李邦彦美丰 指揮曹滕副之 以禦之上悟始命報行以綱為親征行營使馬軍都 姿善謳謔尤能市井鄙俚之語級成小詞都人呼浪 坐主出犇議也 仍無門下中書侍郎趙野王孝廸門下中書侍郎蔡

12 miles 1 / 2 miles 1 / 1 壬申遣使分督援兵 每路差近上內侍一員 港為之識者寒心 殿前司公事宗港上母王皇后之親屬也上欲寵異 憂突厥國威既振民志以寧 算謝安之橋情鎮物足抗秦持李靖之制勝臨機 母黨故有是命自髙俅鎮是職紀律廢弛至是以宗 宰相制詞有曰盡忠而人絕間言制勝而慮無餘 こ別編年前で 時又以王宗濋主管

癸酉幹里雅布犯京師 金ダロにんで言 集城外者食馬後軍占樊家岡使金不敢近而左右 布軍徑超年縣两天腳監獲馬二萬匹多葉山積郭 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凡四日初金師抵城下幹里雅 後左右中五軍軍各八千人有統制等官時通津門 **兵之屬不與各以從官提舉又團馬步四萬人為前** 外延豐倉積東四十餘萬石以前軍護之勤王之師 初治京師四壁守具每壁正兵萬二千人而保甲壁

求和幹里雅布以罪犯京師攻城不克乃遣王內借來 千人守河我宣得渡哉 先是李鄴使於幹里雅布軍 藥師當打毬於其間導之使據也金人曰南朝若以二 鄰威誇金强我弱以濟和議大臣皆有懼意內見上 如龍上山如猿入水如獺其勢如泰山中國如累卵 李綱言擊之便上是邦彦計 李點謂金人如虎馬 關以安社稷趙野王孝廸蔡懋皆含糊其間不敢決 倨甚李邦彦等議專主和范宗尹俯伏流涕乞割三

次定四車主書 一

九朝編年備要

繼如金營 時號六如給事 将士拒之又攻陳橋封邱衛州門網登城督戰自,卯 望之使金軍未至偕金使來議和李稅皇弟康王構 以京西兵敗金於順天門外於是王師稍振金游騎 不敢旁出京師以南民少安居 至申殺賊數干乃退何灌出戰敗績死之未幾馬忠 初命望之為使高世則副之望之等絕城與金使二 金尋攻通天景陽門甚急李綱督 卷三

膽失其所言金人遣王汭譯云京城破在旦夕所以 按兵不動者徒以少帝故欲存趙氏宗社恩莫大也 親王宰相諸軍前可也乃遣同知李稅為使而改望 之等為副以金一萬兩遺幹里雅布稅等至金營幹里雅 今議和需搞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 布威兵南向坐棁望之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 已往事今少帝與大金別立誓書結萬世數好仍遣 遇其一具孝民也遂偕入見孝民奏曰上皇朝皆

次定四車全事 一

九朝編年備要

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且欲宰相親王為 萬頭表級百萬疋欲尊其主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 宗社大計宣應解避上命引王語殿前見執政李棁 記以皇弟康王為軍前計謀使張邦昌副之時**肅** 質乃退書出細目一紙付税達朝廷稅等唯唯不能 曰大金恐南朝失信固要親王送到河北無他王正 及康王居京師康王毅然請行曰金必欲親王臣為 詞尋乃以書遣蕭三寶努耶律忠王內與稅來 卷三十 £

以誓書往所求皆與之綱留三鎮詔書不遣 害搞師金帛太多當量與之三鎮不可割至于遣使 齊誓書俱行時李綱力爭以謂加號及歸朝官 固無 去上曰卿第出治兵固守恐金人疑我也于是朝廷 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帛之數又不足較上默然綱求 色云國家有急死亦何避聞者皆悚然李點高世則 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室相皆謂都城破在旦 即宰相當往親王不可往今莫若擇使與之熟議彼

改之四事 全百

九朝編年備要

從臣衛仲達張勸坐幹逊貶 种 康王還 等五十餘人同日棄官而迯于是詔除名勒停 在金營二月幹里雅布憚之不肯留更請肅王樞代之 秦鳳路兵至未幾熙河經畧姚古秦鳳經畧种師 京畿河北制置使种師道及統制官姚平仲以涇原 師道等即師入衛 仲達時為工部尚書勘禮部尚書金兵將至及從官 ار ا 卷三 得祇取辱馬今鼓行而前金安能知吾虚實都人 犯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運回不進形見情 先犯勝負可知矣四方勤王之師視此以為去就盍少駐 燕山將 行師道遂率與俱北至洛陽而幹里雅布兵已 屯于城之北或止師道勿行曰敵勢方鋭我以偏師 命即發會平仲嘗以涇原騎兵二千步兵一千更成 心稍安師道初為制置使聽用便宜檄取兵食師道開 及折彦質折可求等勤王兵並至號二十萬京師人

大のこのころしいます

九朝編年備要

道 與入朝家人掖升殿金使王汭素商碩入對見師 京畿河北河東路師道時被病特命母拜跪許乘肩 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即拜同知樞密院事宣撫 吾來士氣日振何憂敵哉上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 而能善其歸乎上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 卿意若何師道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 李綱迎勞既入見時已與金人議和上曰今日之事 一拜跪稍如禮上顧笑曰彼為卿故也自金渡河京 境

金少巴屋人言

卷三十

飲定四車全書 一 曹隊可也上意蓋欲以師道為親征行營副使而執 政間自密建白為不可者上入其言於是別置宣撫 上降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御同官替 仲既至李綱言于上曰勤王之師集者甚衆兵家忌 分節制歸一乃克有濟願命師道平仲等聽臣節制 歸扼而殲諸河執政聞其於言心皆易之 如平常又請緩與金帛禁遊騎使不得遠掠俟彼惰 師諸門盡別市無薪菜師道請啟西南壁聽民出入 九朝編年備要 師道平

師 稱 綱赞上曰易議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色國師之上六 司 司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之又撥前後軍之 上屢申敕而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 在城外者亦屬之而行營使所統獨左右中軍而已 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 既集西将兵師日至上意方肚赫然有用兵之意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誦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 所欲行者打以機密往往不復關 卷三十 報 及勤王之

久己日臣 八十 括金銀 未艾也 益甚其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 銀達者斬之都城大擾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銀四 時從王孝廸之議揭榜立賞括在京師軍民官吏金 當數十年無邊陸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憂 於金人屈已求好其題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克悖 人為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 九明編年简要 ヹ

全り口屋と言 詔金國以大金為稱 梁師成伏誅 而民以內變不可不慮上曰鄉可往收榜母得告許 有保護東宫之功至是太學生陳東又言蔡京童贯 初道君東下舊臣多從行獨梁師成留京或言師成 金銀限滿民力已竭復許告計恐生內變外有大敵 百餘萬兩而民間藏貯為之一空李綱因對奏曰取 因巡城傅聖旨收榜人情稍安 卷三十

月姚平仲宵攻金管不克 乃以士不得速戰有怨言達於上上一日遣使五輩 素為山西巨室兩家子弟不相下平仲之父古師熙 楊可勝死之 方倚种師道以謀軍國而种氏姚氏 殺之 河以兵入勤王平仲恐功名之會獨歸於种氏忌之 於公議下的暴其罪點為散官命開封吏押至八角鎮 朱動挾道君南巡恐生變亂而師成當正典刑上迫

次三日車/三百

九朝編年備要

寒反為所敗而還李綱率行營左右軍又與金戰於 等出戰餘皆守城先立刑賞之格以示之選將分總 驚有話不得進兵初師道 請簡料勤王之師分為三 是宰相臺諫交言西兵及行營司兵為金所殲上大 仲謀泄金先事設備至是平仲率步兵萬人夜擊金 生擒幹里雅布奉康王構以歸故師道言既不用而平 趣師道進戰師道言過春分節可擊是時相距總八 日蓋俟其弟師中及姚古之至也平仲欲夜叩金營 卷三十

ノーデ

欠っつこう 廢親征行營司罷李綱 懦皆不果用 也不聽平仲敗績師道復言却寨已誤然兵家亦有 駐滑州進屯敵營之後剋日併力攻之此必勝之策 古以所領西師會河朔將即選精鋭五萬人自河陽 不勝每夕以百人擾之不十日敵遁矣李邦彦等畏 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 距敵寒二三里環營守之絕其掠剽使其乏食遇姚 九朝編年備要

太學生都人伏闕請復用李綱 遂檛登聞鼓山呼震地耿南仲亚入奏開封尹王時 恐其成功罷網正中金計幸復網及种師道舊職會 後來遣宇文虚中齊李綱所留割三鎮詔書以往 雍麾之不去殿即王宗濋恐生夔奏上勉從/於是遣 邦彦入朝乃數其罪面罵且欲殿之吳敏傅宣不退 太學生陳東及都人數萬人伏闕言李邦彦等疾綱 罪綱以謝金也以左丞蔡懋為京城守禦使 たって 卷三十 金使

欽定四庫全書 追封范仲淹贈司馬光張商英官 甚急徐吳當國有韶宰相范希文司馬光張商英皆 仲淹魏國公光贈太師英太保 使而罷察懋衆遂散師道未嘗去位盖流傳之妄云 綱惶懼入對泣拜請死上即復綱右丞充京城守禦 到而後發之使先至眾取拱之獨而磔之並內侍數 内侍號於衆曰已得古宣綱矣内侍朱拱之宣綱未 - 列擘無遺體領開封府聶山出諭乃皆相率聽命 九朝編年備要 或曰靖康初求治

除元枯黨籍學術禁 王孝迪罷以徐處仁為中書侍郎 贈太師希文乃仲淹字且未當任宰相盖出後進耳食 之說亦失之 國公失於平告不講也但是時徐具猶未當國或者 先是處仁知大名府建議乞下詔親征而實於王城 乞修京城為功應詔然仲淹贈太師之後遂改封 魏 之談意以為純仁也有司不能正乃取仲淹慶歷間

欽定四車全書 ~ 丙午金人退 宰相詔卿至是遣使趣行 金帛數足遣使告解而去 圍京城凡三十三日既得三鎮詔書及肅王至不俟 四機援兵豈惟謀之具城信矣仁者必勇事平當以 為行營使處仁即移書於綱言備樂方界皆朝廷所 未決者綱以聞上嘉歎再三褒諭畧曰卿昔陳忠論 按兵不動以張國威會朝廷已有親征詔仍以李綱 九朝編年備要 种師道請臨河要擊之

其疲乏然後以將即機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 今莫若扼關津絕糧道且禁其抄掠吾堅壁勿戰俟 李邦彦奏立大旗於河東河北有擅出兵者依軍法 領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度便利可擊則擊之 澶 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並不從綱乃請遣大兵用 李綱亦謂金人兵不過六萬吾勤王之師二十餘萬 淵故事護送之乃命姚古种師中折彦質范瓊等 綱尋奏曰金人退師交割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

變故平賴其力而及其獎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 當特吾有以待之於是為上條具所以備邊樂敵者 之累必不能久留當即出疆臣恐秋高馬肥彼必再 則手足不足以捏頭目為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 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 至以責前約及今宜飭武備修邊防勿恃其不再來 沒外域其勢必為朝廷堅守天時沒熱而金有輜重 鑑之消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之承平邊隅無事

次 定 日車 主

九朝編年備要

者不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甲官為 萬 雲中之役調發科率皆处亡流離散為盜賊今所存 藩籬之固其二謂自熙豐以來河北保甲凡六十餘 宜分濱棣德博横海為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 滄 山河問建為藩鎮擇即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 將士習戰陣相為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 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不復閱習又經燕山 州與營平相直隔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

罷殆盡而更為給地牧馬民間飼養以充數官吏便 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為敵人 東河北美水草高凉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 所得今諸軍關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 策之得者其三謂自祖宗以來養馬以監擇陝西河 必無处途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 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 牧掌用即給之蠲免租賦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

久の日で一人は一日

九朝鳊年備要

ちりしたんだ 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輔郡諸畿邑皆當築 澳去積水限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 比年以來淤泥乾涸不復開濟官司利於稻田 不可涉淺不可行舟所以限隔北騎為險固之地 可具也其四謂河北塘樂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 之宜括天下之馬量給其直則不旬月問數萬之馬 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濠及陷馬坑之 措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守而有所恃以安萬 往 往 形 而

7/2./D to 1 1 1.50 最以儲時羅買糧草為急務宜復祖宗加達糧草鈔 東州縣經敵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賑恤 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小自行東南鹽法而解鹽 法一切以見絡走商賈而實塞下使沿邊諸郡積蓄 有敵騎深入虜掠無所得可以坐困其六謂河北河 豐行則金不敢動矣其八謂陝西解鹽無煮海之勞 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其七謂河東諸州 之往 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為朝廷 七月漏年前要

金万匹匠人 制教閱上戶保甲三分之一而遣使盡行團結置器 道以安撫使總之而藩鎮之議寝雖委提舉官遵舊 已降指揮旋即罷止雖委官相視監牧而不復括馬 甲之議不行雖委諸路增修塘濼濠池而輔郡畿邑 之心上俾宰執同議而其間所論異同雖横海軍一 地分益狹西邊益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賜陝兵民 以四分香樂雖復解池而其地分不如舊制網力爭 放河東租稅而止及一年雖行加撞糧草動而貼 卷三十 2 20 1 / 1 之不能得 素養欲戰則無其人樓櫓未修欲守則無其具割地 急則可矣以為經久之計則未也方金騎之來士不 朔 願責以大義使安厥守 使留之御史胡舜陟疏言大臣去不當理徒為紛紛 付三省以為專權綱惶懼求去不允竟出都門上遣 百戰而後得之其艱難甚矣一旦棄之以舒目前之 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自周世宗远於藝祖 諫議大夫當奏補進義副尉二人御 九別編年箭要 諫議大夫楊時言切惟河

金ケロドノー 長驅不數日而至非前日之比豈不殆哉臣故曰以為 積穀未易以歲月計也其距京城無藩籬之固金騎 宜有不受命者不可不慮也姚平仲之出殺傷相當 吾腹中則一方邊面裂而為三建城壁備器械練兵 經久之計則未也四方 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 賜金勢有不得已者臣故曰以紓目前之急則可 河朔郡縣犬牙相錯今以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貫 功而去厚賜則無名不與則生怨復有緩急召之 ニナ

欽定四庫全書 ~ 豐乎然朝廷許以金帛以千萬計秋高馬肥乗問而 朝廷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况此新 時名将始至而未用乞召問以方畧可否必有定論 事未之學也不敢自信其說姚古种師中之徒皆一 寧忍坐視而不救乎臣竊謂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 躡其後使之腹背受敵宜若可為臣本儒生軍旅之 以死拒之萬一不守則數州之眾肝腦塗地矣朝廷 不為大納勝負兵家之常數未足為戒傳聞三鎮欲 九朝編年備要

與蒲人盟曰要盟神不聽卒渝之不以為不可也今 之於民援兵不可以卒致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孔子 良將勁卒咸願自効此而不為後將噬臍惟陛下留 來責其未償者彼不為無辭矣當時金銀不可復 六縣之地使趙郝約事之秦郝曰秦以其力攻其所 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昔趙割 而審處之尋又疏言臣聞金人之去欲未厭成安 驅掠女子二千餘人殺令佐二人誓書之墨未 取

少定四軍全書 一 而與之是亦助冠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 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 之交兵忍而不敢怨怒請和而去則其情可見益亦 深池未易陵犯動王之師四面而至姚平仲固嘗與 助秦自攻也今日之事正類於此夫去其巢穴越數 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送之是 則城中之物皆其有也尚奚事求和哉彼見吾高城 千里之遠而犯人之國都是危道也使其力能攻之 九朝編年備要 地

重

闡 我矣三鎮聞之士氣百倍此萬全之利不 拒 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 欲其成功難矣唐憲宗平 返今挾而往 出 從 於前吾以重兵擁其後其勢必得所 斷乃成未有處大事不斷而能有成也惟 師 則聲其罪而討之夫師 之令廟莫不一屢行 此 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 淮 以直為 而 屢 西 而韓愈謂凡此蔡 欧 如是 壮是舉也直在)則士魚) 欲者若 可誤也竊 鏩 ソス 自 猶 肅 必 死

设定四庫全書] 我 所 宸裹無感於浮議則天下幸甚 榎 之時金帛不可復得地土不可復割邊鄙之師不 臣終夜不寐獨以為憂夫以强敵之性貪財無厭而 姚古引兵已次國郊竊聞陛下不以聞外之事制 既示之以弱開之以利不過一二歲勢必復來自 退 召智能之士不可復圖萬世之憂可勝言哉今聞 割三鎮疾馳三日則突騎犯都飛塵入闕矣當此 師朝廷播紳上恬下嬉幸於無事自以為安而 九朝編年備要 中丞許朝言自 盂 金

自營熟便於此非真有為陛下宗廟社稷長應者也 金騎復來則該曰國家事敵不至則歸名和者姦回 答歸議者使身不利今一主和身保無恙明年盛秋 者五旦曰今全驅保妻子之臣務在虚張金勢虚喝 臣當熟計我戰而勝則蒙福無窮戰而不勝 不若遣一介之使可下下之使不可下則用兵不疑 **恫疑苟安目前為萬世患意亦無他不過謂戰勝 陛西斷太行內守大河國固無患因陳可以決** 則 ٦Ł 勝 扼 則

次定日車全書 頭 詔遵祖宗舊制 營蘇游之地不竭爾力以廣浮用之費凡蠹國害民 河北堅守 之事一 詔自今並遵祖宗舊制選用大臣裁抑內侍不崇假 仍出奇掩擊時幹畢布歸還抵中山河間兩鎮民兵 恩倖不聴用好人不輕爵禄不濫賜予不奪爾居以 勝一 切寝罷 員兵家常事要觀大勢何如耳 九朝編年備要 直

李邦彦罷以張邦昌為太军具敏少军 曰臣當學易考察否泰之象則知君子小人未當相 得宜而無約置之失當也夫措之得宜則君子小 必有君子其所以更為治亂相反如此者竟舜措之 李綱知樞密耿南仲李棁左右丞中丞許翰上疏言 受其福是以皆謂之泰置之失當則君子小人各雅 固守不肯下即以兵力不及之而退詔沿邊諸郡堅守 無於天下雖竟舜在上世必有小人雖然紂在上世

内外傳曰股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故人君 内小人而外君子則其象內柔而外剛剛者君子之 以一人之明而欲盡知天下之君子親之使為家人 制天下使小人委聽於外則外順而天下從之何謂 德柔者小人之德也使君子有為於內則內健可以 而已矣泰內君子而外小人則其象內健而外順 以小人為睽而以君子為家人者類固相反雖人君 其禍是以同謂之否所謂當與不當要在內外之間 否

欠ことのこれへいる

九朝編年備要

千六

金り 庸固己行翰苑而擢中書蔡懋之頑固已敗 問未見泰東臣是以請先論之如近日王孝廸之昏 囮 子有解小人退也前日君子小人倒植內外逆施姦 又欲盡察天下之小人睽而遠之則雖竟舜之聖 不仁者遠湯選於眾舉伊尹則不仁者遠故易曰君 難於此然圖其易亦必有要矣舜選於衆舉專陶 遷右丞四方聞之悵然失望此則陛下既悟而罷之 充斥臣未易遽論而獨怪陛下即位以來朝廷之 樞 府而猶 猶 貝川

之禍豈復勝言臣竊意陛下聖明豈不知前日之亂 木而植之則惡木日滋其極將至無復取材則君臣 皆生於大臣奸諛不去此輩無以為治而相 而發其端於此他日果用之則臣請以死爭之臣以 蓋或用權以濟敵騎既行未必遂用故臣未敢正擊 令又相邦昌於廟堂是則古之所外今之所內類進 木而植之則嘉木有種其後材将不可勝用始得惡 謂陛下正始之時置相不可不謹辟如植木始得嘉 邦昌者

スクロニュー人により

九朝編年備要

主

金罗正屋名言 前 則 太 宗則 體 謹之先王知人之道要在公聽並觀 故陛下欲為漢文帝則相必有陳平周勃欲為唐 諸大夫驗諸大夫之言於國人驗國人之言於其 卜天下之安危在始觀置相之得失故願陛下考 必有竟舜三代之佐而後 可見之迹灼知其賢而用之此孟子用人之法而 相待而成自昔未有有君無相而能成大業者 相必有房玄齡杜如晦欲為竟舜三代之君 卷三十 紛 無不解為無不成將 驗左右之言

文モコットノンラ 黨前日建請上皇遜位乃條鉤探先古擿敏為之異 陛下不忘其恩欲全宥之且陛下之居儲位係於天 陛下論相之術陳矣今又相吳敏士論以敏為京好 童貫耳貫之奴才罪盈惡稔面折其短誰不能之則 納之 易所謂素者故臣輒敢論思先之以為治之要上嘉 敏立朝庇其宗黨又道路言蔡當有保護邦本之策 而於今尤難臣竊聞陛下之相張邦昌特因其面折 太學生具若上書畧曰自古人主急於擇相 九朝編年備要

寬極蔡京父子童貫 言崔鷗上言賊臣蔡京以奸邪之術註耀人主大似 京責授秘書監分司南京尋移德安府衛州安置正 察之 錢帛設六筦造明堂起辟雅頌時令築學含萬區以 王莽而朋黨之眾則尤倍於莽莽之姦邪制并田更 人京父子方欲倚此全宗害天下之公議矣願陛下 莊耀其君於是攘其國而有之京賊亦用此術其心

餘人厮役取大官妾勝封夫人然公議皆不與天子 廟神靈為之震駭陛下安得而赦之遂竄京儋州尋 行咸至大學士視執政俸尚帝女他加侍徒者又十 狙右伺專為固位計子攸以太保賜玉帶金魚條修 而死年八十京天資險請舞智以御人在人主前左 天下之士以為腹心乎遂致盗賊蜂起戎馬生郊宗 安在莽之腹心不過王舜劉歌等數人豈如京賊妆 又魔京子孫三十三人遇赦不許量移京行至潭州

久了可以加斯 ·

九朝編年備要

芜

全りでんるって 實在行京送以詩陽為不可之言與事之不成資以 僕以得美官者踵相躡紀綱法度一切為虚文識者 自解暮年即家為府嗜利干進者超超其門輸貨僮 雖富貴之而亦陰知其好諛不可以託國故屢起屢 見天子叩首哀祈無復有大臣廣恥事熊山之役攸 居中王黼之流送居臺司以扼之京每聞當罷無入 仆當收其素所不合者如趙挺之張商英劉正夫鄭 切憂之而京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盤結牢不可

於定四庫全書 夏 **疎財後庭自妃嬪而下内侍無大小獻餉結納無虚** 日故左右交口稱譽一時寵焰赫然乃至陰謀摇東 狀親魁梧偉瞻視皮骨如鐵客不類閱官有度量而 州居住移柳州尋下詔數其十罪追斬於南雄州貫 命即所在斬之條亦以復辟之誇斬之 於鎮江尋賣永州安置徙海雷二州又移萬安上復 不及正刑誅為恨 脱卒以召釁誤國為宗社奇禍雖以譴死而海內以 九朝編年備要 攸從道君南下或云將遂復辟 貫初贬池

种師道罷 官聲焰震天下服食華侈仰偏乗與珍玩现奇充切 於家其副将又招仇健少年號勝捷軍以為親兵環 列第舎持兵呵衛借擬官闕一時蹈利嗜勢之人處走 罷為中太一官使中丞許翰言不當解師道兵柄上 起豐多禍流毒四海雖醢其驅不足以謝天下云 數百人危夫底兵亦官至團練刺史惡稔景盈卒以 如市親王柄臣多出其門厮臺賤役自承宣而下凡

久了日子 山山 以楊時兼國子祭酒 之言於上曰諸生率衆伏闕意在生變請置於法又 道不通坐以持久可破也翰深嘆息其言復上奏師 發之師道始言彼衆我寡當分兵結塞守要地使糧 道寂然於殿門外翰因言平仲城下用師之失以感 道智慮未衰方時多故虎臣置之散地非策也 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 相見於殿門外師 初李棁蔡懋王孝迪趙野悉為都人所詬稅懋大恨 九朝編年前要

尼堪 陷隆德州 全少日月月重 先是尼堪 詣太原城下 言朝廷已割此城與我矣亟 告而去者學官舉規屏之諸生関然請同屏時言諸 聞而救止之上意少解學官亦連名露章待罪上乃 生欲忠於朝廷爾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為 詔學官安職仍晓諭諸生諸生既為稅懋所仇有不 之長貳即定矣上喜曰此無逾卿者遂有是命 又密諭國子監司業黃哲令斥屏諸生諸生益憤聶山

懼其行甚速至是澤州奏尼堪兵次高平執政具密 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遂至隆德城中素無備 太原分兵而南既逾南北關仰而戴曰關險如此而 於尼堪權威勝軍李植亦以城叛降尼堪遂留兵攻 兵追斡里雅布之師及於邢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 > 1. A. I. ,堪攻之不克會義勝軍將劉嗣初却平陽府叛降 日而陷守臣張確死之 門張孝純王禀曰但奏云吾二人不肯堅守如初 乙川扁年精要 自李綱建議盡遣城下

動け四月る言 之而已 种師道等援三鎮 沱河然将士 知朝論二三悉解體不復邀擊第選護 得古復遣而諸将還已數程矣再進猶及金人於淳 改於上以御前金字牌追兵還甚速綱力爭於上前 尼堪之兵間已和而退乃命師道為河北宣撫駐滑 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諸郡時朝廷愈議以三鎮為 而命姚古為河東尚置种師中副之古總兵以援 卷三十 Mary In Color 月張邦昌罷以徐處仁為太室唐恪中書侍郎 果不可割如有兵民為國家堅守不下即遣使再議 先是徐處仁入見首論樂戎狄者不一而足朝廷甘 議格不用 人重載甫還豈能復來不宜先自擾費且示敵以弱 屯於孟滄滑衛河陽預為防秋之計徐處仁等謂金 宣撫實無兵從行師道乃請合山東陝西京畿之兵 以租賦歸之求保祖宗之地故也尋會師道兼河東 九朝編年備要

金少口匠 言重幣修好可也何亟捐三鎮以與之陛下受祖宗 意亦爾自是稍議禦我而堅守三鎮處仁視事未自 甚但見其還從而信之則過上矍然曰卿言是也吾 為陛下之始封敵人詐而難測今要盟切質侵侮莫 之天下尺地豈可與人別保塞奉二祖之陵寢中山 而復擢恪以是職人皆賀得人可以撥亂獨給事中 日而有是除 謝克家曰州郡失一良守朝廷得一愈人其後附會 時朝廷驛召處仁至未幾即拜太室

次完四十五十二 一人 詔三鎮堅守 因循失措者具敏與處仁是也姦巧自管而廢國限 耿南仲而乖謬有不可述者靖康之初首為宰相而 防者恪與聶昌也 說之著重地論略曰中山之地則保深祁廣信安肅 等往助三鎮播告中外使知朕意於是朝奉大夫晁 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足堪深入南陷隆德先敗 元約朕風夜追咎已點元主和議之臣又詔种師 九朝編年備要 道

千有奇太原則所代二州寧化岢嵐二軍控契丹之 恩冀滄永靖保寧乾寧安信十一州軍兵則四萬二 **蕉天下也名不虚得亦未可忽也若不保此三重鎮** 於天下也定州者可以大定天下也并州者可以并 千有奇嗚呼可謂重矣故曰瀛州者有瀛海之富富 朔雲麟府二州守河外風石限三州火山保德二軍 順安永寧八州軍兵三萬三千有奇萬陽則莫雄霸 州河並打夏國之西州足十有二州軍兵則七萬三

命李綱迎上皇於南京 甚 之舊左掣右制使上不得有所為道君既渡江敏南 摇而生心矣且曰非我敢棄朝廷恐朝廷之我棄也 而棄之竊恐江海之民魚蝦之俗先叛而後服者足 詔仰三鎮無棄其守如故且會兵擊外侮實天下幸 故曰所憂不在河北而在京師也今陛下赫然下明 上自受內禪具敬華以定策為已功耿南仲挾師傅

久三四三二十二

九朝編年備要

圭

生じて 前來敬綱俱請行詔遣綱往迎綱至南京道君且曰 金既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綱曰朝廷以肅王在 從道君還京道君亦以為是乃批令吳敏李綱二人 北還又親書手記以賜與馬內侍石如岡畏罪不肯 江或陳唐明皇與我納南一路自奉之語朝夕撼於 具言思奉晨昏之意與至宿城之東迎謁道君即日 上前上憂且疑之遣江淮發運使米賊齎書至行營 仲言於上謂童貫朱酚蔡攸條將邀道君復辟於鎮 /; 'III

太后至京師 在非有他也綱即奏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 行宫上遞角等事曰止緣都城被圍恐金人知我所 軍中故不許道君曰宗社計豈復論此語既決治因及 上嚴備以待兩宮之至者吳敏乘問言陛下但推誠 大敵入冠政事不無小更今宗社無虞陛下回鑾勿 出迎初上意欲從端門入禁中而內侍輩頗首勘 細故可也道君曰朕已釋然矣因出玉帶以賜綱

Ralan Mara

九明編年備要

<u> 주</u>

金厂工屋 夏四月夏人冠邊 攻震威城戎酋呼知城朱昭曰大金約我夾攻自河 議 盡孝上皇相見當釋然至是兩官情通遂罷如洛之 新汝輩誰知耶乃宣發傳禪詔示之衆皆賜貽然攻 以北大金得之自河以西我國得之今麟府諸壘悉 甚急城陷昭先自殺其妻子而後死 一歸我公何恃而不降乎昭答曰新君即位聖政日 1

置詳議司尋罷之 上皇至京師 Calput by 立皇子諶為皇太子 春秋學官 儀使道君至近郊上出迎謁兩宫甚惟無一問言 宜郊迎稱賀何謂城守乎上大喜以處仁為扈駕禮 有惡言上以問室執或請城守獨處仁曰陛下仁孝 龍德官初童貫部捷勝軍從道君東巡貫貶軍士 九朝編年備要 圭

雕以濟艱難其相似者乃名也而不相似者實也上 法崇寧講議司欲制禮作樂以文太平今欲破觚 所宜處仁謂熙寧條例司欲變祖宗法令欲復祖宗 說以為是與熙寧條例司崇寧講議司相似非當今 去之政協於祖宗成憲而廷臣弗與者多不樂 方去名取實雖說者百人上弗信之矣然說者不已 也又擇侍從祭詳餘官檢討分六房期以半年一 以宰執徐處仁吳敏李綱總領其事益三人所共奏 区产 たず 卷三十 稍進 切 盤斤

詔吏部考聚濫賞 瑜月以御史胡舜陟之言罷之

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政幣吳越山東茶鹽陂 奉童贯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父子河防之被變 稽考庶官凡由王戬李彦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 田之利官館池苑營繕之功後苑書藝局文書庫等 之賞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採効用宣力應奉有勞

次定四車全書 1

特赴殿武之流所叨恩數不限高早一褫奪之

九朝編年備要

兲

趙良嗣伏誅 追復日公著等官 科舉復用詩賦 詔親權臺諫 立為定制 記臺諫者天子耳目之官宰執不當為舉當出親雅 深惜者二不聽 月詔罷討論左正言程瑪爭之以為可痛憤者三可 大いの事人です! 罷王安石 配享孔子 五月募民輸財助軍 种師中擊金人于榆次死之姚古師潰于盤陀退保龍 徳府 從楊時之請也詔安石合依鄭康成等例從祀孔子 并不當以安石從祀不報 廟庭令禮部改正施行而撤散問待制譚世動又言 **先竄柳州就誅之** 九朝編年備要 芄

亦 斡里布之還師也抵中山河間两鎮固守沿邊諸郡 而 進 諸縣為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 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尼堪屯兵圍之悉破 姚古相犄角應援太原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 及之地築城環遠分人防守使內外不相通雖姚古 不能解太原之圍于是部師中率兵由井四道與 然師中因此進兵逼逐金人出境兩鎮無虞尼堪 師後龍德府威勝軍把南北關界出兵屢有勝負 卷三十

合言で

The Man Artis 贈使官其子孫族屬二十人 罷于是士卒愤怒又當約姚古張瀕兩軍同進二人 真定不以從行金人乘間衝冤諸軍以神臂弓射却 不至師中裏創力戰而死其餘将士退保平定軍金 之欲賞射者而隨行銀椀只數十枚庫吏告不足而 陽榆次等縣有輕金人之意又輜重賞軍之物悉留 州以老病乞罷 進兵迎古遇于盤陀王師皆潰 師中計聞上親製祭文哭于營中 九月為年箭要 當時行移文字出于 時种師道駐滑

金ケロドルノニー 赦 以李綱為兩河宣撫 初 河北 使代師道領兵再援太原門下侍郎耿南仲謂中國 莫知適從 密院者則令追破賊出于三省者則令護出境諸将 地不可割割之徒資敵勢生靈陷于殊域豈為 師中敗聞种師道又以老疾告歸乃别議選宣撫 弱用兵無益宜割三鎮以路之綱奏祖宗之

受 宜 國事死不足以塞責上不許即命尚書省出敕令面 遣行者綱自陳書生不知兵在危城中不得已為陸 堅執異議决於用兵乃曰方今欲援太原非綱不 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今使為大師恐不勝任且 民父母之道哉上從綱議為再援之計南仲等以綱 大將如呼小兒乎上乃許别日受敕綱退即移疾 j - ... 綱奏日借使臣不量為陛下行須擇日受教今拜 以綱為宣撫使上欲用綱召對審思殿諭所以欲 九別扁年備要 里 誤 可

金好正厂在言 議不容臣於朝者章十餘上上批答不九且督令受 割子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為大将且云此必有建 傳賜綱綱入割子具道吳元濟以區區環察之地抗 非善計也上斥為大臣游說寢不報先是上錄裴度 言 唐室與金人强弱固不相体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 死不宜遣使綱出匈太原失守貽憂近旬禍安可拜 命於是臺諫交章言綱儒者不知軍旅将兵必敗又 網忠鯁異衆為大臣所陷他日成功亦死債事亦

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為言者誠以冠攘外患有可掃 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夫用人之於用兵之間 謂親賢人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 萬分之一以度擬臣是謂非倫且言諸葛亮出師 裴度相唐宗以東討必安姦邪之元稹君子小人之不 除之理而小人在朝盡害本根寝長難去其禍有不 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賛周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 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人入

欠いのことはまっ

九朝編年備要

里

全ケロニハイデ 詔答之 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乃欲緣此去公則都人無辭 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 耳公堅卧不起讒者孟得以行其說上怒且不測矣 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輒陳天聽工優 殊未退聽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經理之先朝廷 **德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於朝翕託成風** 冠宵旰憂勤勵精圖治思刷前恥雖古帝王勤儉之 綱 瑜自不受命或謂綱曰公知上所以遣

今之馬如此無以奮張軍容昔天實末封常清出師 撫司得兵三萬人而闕馬綱復上曰戎事以馬為先 償之可得數千匹上以為然令條具以聞既而榜於 幽薊人見其軍容不整皆叛去今臣出師安知無窺 現者所係國體非細故也事迫矣請括都城馬 奈何許翰又書杜郵二字遺綱綱皇恐乃受命 以二萬人分為五軍時勝捷軍叛於河北遣左軍 封府曰宣撫司括馬事屬騷擾 可更不施行 倍價 宣 綱

Callond Little

九朝編年備要

里

金牙口品人言 量 司凡萬二千人綱 所薦 折彦質為河東与當公事與潛治兵於隆德 臣為專權今以臣為拒命方遣大師 萬 惶恐入割子辨所以未可以行者且曰陛下前以 撫之又遣右軍屬劉齡除齡宣撫副使齡乃唐恪 展行期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 期於六月二十二日啟行 綱初不知也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代 請 銀鈔錢於朝廷各百萬方得二 而庶事皆未辨集乞 拒 命其日戊申 解重圍而以專 府宣撫 姚古以

火毛四草之三 一 簡語暫出之意夷簡曰祭政宣復可還其後果然今 之理昔范仲淹自然知政事宣撫西邊過鄭州見吕夷 士庶伏闕事今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光上驚曰卿 使告敕繳納上封還遣使趣召數四綱入見上具道 臣委之乞保骸骨因以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宣無 權拒命臣為之母乃不可乎願併罷樞密之任擇信 所以為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者因於二月五日 只為朕巡邊便可還闕綱奏曰臣之此行豈有復還 九朝編年備要 第四

了りて トノー 去陛下即宜念臣孤忠以全君臣之誼上頗感動乃 朝 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或有一 非一已私智所能獨辨今臣将行顯受睿算與廟堂 於瓊林苑問勞甚渥綱先具奏畧云深惟國家之大 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讒謗 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錫宴紫宸殿及行又送御筵 之成謀使臣得以遵禀奉行庶幾有濟夫用兵之道 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為即 卷三十 須告陛下求代罷

愈堅和果可得乎种師中姚古以十萬之師相繼潰 之事莫大於防秋莫急於解太原之圍士大夫獻說者 散戰果可必乎和不可恃則秋高馬肥敵騎侵軟議 屯重兵於太原已半年矣使者相望欲得三鎮之意 不過和與戰二策而已金人留吾親王幸利以為質 雖臨機制變不可預計然規摹大署當須先定今日 者必以臣今日出師為致冠之端戰不可必勝則萬 戰士或復有如必又以臣為輕舉誤國不知陛下

欠り口 二二日

九朝編年倫要

聖

アシャノシ 團者當決以何策而可也前日和議割三鎮之說至 家大事 决策特降親筆俾臣巡邊臣非敢愛死誠恐有誤國 今為梗今日之謀 睿算與夫廟堂之 謀所以授臣使防秋而解太原之 附西都 勝慮者矣願陛下及在廷之臣與五六大臣熟 晚然併力為之尚可及也又因拜望諸陵具奏曰 上とこま 河陽皆形勝之地城壁類把當函修治今 觚 又復奏云十月初抵河陽入割子言犯 倘或更有差誤則天下之勢有不 卷三十 議

秋戎馬南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當膽思報勵精求 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授以至陛下適值艱難之 日 靈下以為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初網陛解 大道為足恃益固國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 無以利口善讒之言為足信無以小有才問君子之 治之日願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遠小人 臣總師道出鞏洛拜望陵寢潜然流涕恭惟祖宗創 為上道唐恪聶山之為人陛下信任之為故於此 七月局二角六

一分 定四庫全書 擾民有悍奪婦女釵子者立斬以徇拾遺棄物者决 申言之上批答有銘記於懷之句留河陽十餘日練 之有張中行蘇戰車制度两竿雙輪前施箟蘇運轉 步不勝騎騎不勝車金人以鐵騎衝突非車不能制 士卒修器械之屬進次懷 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靡造千餘輛日拜習之 酉巴 提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槍牌之屬以輔 逃亡捕獲者皆斬以故軍紀頗肅無敢犯者嘗謂 卷三十 州自出 師後禁士卒不得

蒙陛下委分措置防秋之兵臣意謂軍政不修矣三 悉罷減之綱上疏力爭其大器曰臣昨待罪樞府伏 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 割三鎮質親王胡取金帛以億萬計驅界士女屠戮 習戰陣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 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 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肯凡所起之兵 畿甸國無藩離之固人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又 九例編年六六

多定四庫全書 原 為敵兵所占據秋高馬肥敵騎憑陵决須深入以責 少休太原之園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 河間之地不割敵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 而陛下當膽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冤雖退而中 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萬餘人而欲分布沿邊 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倘 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此危急 秋也故臣朝 不 自 卷三十八 揆為陛下措置降 非起天下之兵解圍太 詔書以 圑 11-1

将兵又罷荆湖南北係將不係將而京西州縣又皆 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記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日 而無敵騎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距陛解之日 腹中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隄防 連兵入冠不知此數十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 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打金人夏人 下又能弓弩手又能練兵民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 河北雄霸二十餘州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横五即府 し別福一角と

一 好定四库全書 解四也 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已四 冠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敵騎不多不攻自 免起發是前日 於此也臣竊思之以兵為不須起者大縣有五 人聚兵兩路入冠將何以支吾而朝廷何恃不留意 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則 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 探 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 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 卷三十 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1] 廣

士 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罷之是蹈今春勤 兵桿冠致令誤國土地實貨人民皆為所取又不止 止有如兒戲臣竊痛之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 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 於前日也況元降指 解 師約回之與也一歲而起天下之兵在道而兩罷 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 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廟安危所係而且行且 九铜篇三角形 揮防秋人民各令齎糧以 行 則

賈 而言笑自若也若以太原之圍敵騎不多不攻自解 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燃殆處於烈焰之旁 邊 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如何以必 自春祖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平仲 境 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冠當取某地强敵 誼 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冤退天下無事則 謂厝火積新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 非和則戰朝夕恐慄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

勒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不足以任此職陛下何 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謂不須 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 其兵之不多以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為非愚 不遣建議之人代臣伴至康平而重為此騷擾也除 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皆以三五萬為 之不來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急務不 則誣至林牙髙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

九朝編年備要

季

金少で屋とっ 庶幾 今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 有疎虞二則一歲之間垂令起兵又復止之恐無以 諸侯之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火以武之諸侯 更論不可失信之意昔周為犬戎所侵當以烽火召 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為陛下 秋之兵臣所以深惜 世雄所統河北兵聞已至 不誤國事未報再開具奏曰近降旨指揮減罷 卷三十 此事一則 閼 塘 間臣以昨 河 ₹<u>`</u> 防秋闕人恐 詔書起發 奉聖旨

六月貶陳公輔 復至者去冬金人将犯闕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 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 **踴躍赴難至中途而已議和有詔止之皆憤悅而反** 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大怒而歸其後真舉烽火無 復應者矣竟不報 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 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

スとのことと

九朝編年倫要

至

全ダロモハイラー 下戒厲 謫三調方復祖宗舊制馮鄉不宜更論熙豐之政此 同而中道萬世不易近日朝論 先是諫議大夫馮澥言有公論有中道公論天下所 りり 三者譬人腹心之病願急治之遂自左司監降監合 原為大臣所陷必致敗事二謂余應求不當以言遠 公輔上言三事一謂李綱本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 酒 税 詔 卷三十 稍歸復於元祐漸不

士誰敢為異乎士攜策負笈不遠千里游於學校其 公著日海日大防范純仁等皆以異論斥逐布衣之 用事除異已之人當時名臣如富弱韓琦司馬光日 豐之間士無異論文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 不聽右正言崔鷗奏近日馮解上章其言曰熙寧元 必彼之是此之非詔榜朝廷於是御史李光疏駁之 可長夫祖宗之法與熙豐之法擇其可行者行之足 矣諸經古制與王安石新議擇其善者從之足矣何

V.10. 1 /11.

九朝編年所安

金牙工屋至電 欺問吾君者 點又奏臣近所上章論諫官馮鄉未蒙 魏揭於通衢以 責不得巴而言也觀解之意不過欲以熙寧元豐之 施 以熒惑人主乎乞以解所上言章並臣之章垂於象 夷至於今大亂此無異論之大效也而敢尚為此 意不過求仕宦耳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 不用其說者點落於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 行解復進吏部 驗國人之論而賞罰之以戒小人之 侍郎此士論之所公憂臣適當言 説

法為治緣解乃熙豐人類之一也已之說行則身安 義人材充塞乎朝廷而人主不問天下之安危元祐 為流俗之臣盡逐去之乃自為新說以造士號為新 已之說廢則身危非為國家忠計此天地否泰所係 烈皇后擁少主不出篇韓而天下治問其四夷則率 之 初司馬光收仁宗英宗時人材而用之故宣仁聖 天下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子孫而王安石用事皆目 國家治亂之所由分不可忽也昔在仁宗英宗時選

יו מינו לו יום (ניילי

九朝編年偷要

金ケロ屋と言 用事斥之於瘴城炎荒之外蔡京陰蓄異圖內謀 和為紹述之論以莊惠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 厚禄於是海内小人波蕩而役之萬口一詞迭相唱 姓則富樂矣當時天下之勢安於泰山及章惇蔡卞 财而公私竭矣绍述造士而人材乏矣紹述開邊而 於是盡收照寧元豐時人材用之誘以美官餌以 矣問其盜則消弭矣問其軍士則豫附矣問其百 諂佞矣給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矣給述理

詔者數千人蔡京因此以除異已者乃遣腹心之黨 四月朔日食四月正陽之月古人所思韶求直言應 京同者也故在正等凡異已者京皆指以為邪陷以為 罪矣凡數千人近者上皇下責躬之詔其意以直言 四裔交侵矣此熙寧元豐之效也且元符末以連年 為上書正等者皆今日之罪人也陛下嗣位之初天 奪於權臣反歸咎建議臣寮然則前日附會蔡京號 與定之分邪正二等同已者為正異已者為邪解與

大三日十二十五

九朝編年備要

杏

ダ 翰 之人豈上皇悔過之意天下之士聞之解體矣上召 當守之如蔡京首倡紹述變亂舊章貼患至於今日 澥 觀 口匠仁 訰 尊推王安石之學鼓惑眾心安石置條 能斥逐名賢任用小人以馴至蔡京蔡卡操繼 林學士吳升 掃 陛下好惡是非以卜世之興衰今用蔡京正等 韶於是降韶界曰祖宗法度在於後人奉 除祖宗法度於 الالا 至内東門付以 光割子御批祖宗之法子 御 封李光割子論 例司專任 馮 猻

就此古 文字·日本一人····· 壬戌彗出紫微垣 **丙辰太白熒惑鎮歲四星聚張** 害於國體明示厥指罔有不孚有一于斯必罰無赦 深燭其好咸當釐正尚慮那說鼓行習熟問摇眾心 異典肆 行變亂挾紹述之言為刼持之計比歲上皇 之不敢有違適者蔡京懷蔵姦愚自作不靖凡舊章 初古屯威勝軍帳下統制官焦安節妄傳冠至以動 九朝編年備安 孟

ナートート 金置元帥府 罪不容恕詔安置廣州 都元即尼堪幹里雅布為左右副元即達懶為舎為左 議始改元即府且置官屬以安班貝勒舍音茂為 初二將入冠但置節統府是夏金人用其臣劉彦宗 散及安節還軍李綱召安節斬于瓊林苑中丞陳過 庭奏昔周主戰萬平斬敗將何微等而軍聲大振古 軍情古遂退至隆德安節又勸古道去故兩 Ē 郡皆潰

改包四章公等 一人 彗出東方 秋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禁 堪為會伊都棄太原幹里雅布達蘭阿穆爾自燕山會于 長數丈北拂帝座掃文昌大臣有謂此乃敵勢将衰 援兵雲集不能解太原之圍失計甚矣 山後草地避暑且議事及秋乃還議者謂尼堪烏舍 伊都三大敵棄太原北去往返千有餘里避暑而我 右監軍阿穆爾及耶律伊都為左右都監凡七人 九朝編年偷要 卖

勝捷軍叛討平之 名 初勝捷軍統制官張師正與金人遇于河北 除民間 修德以應天不宜感其諛 府宣 掠 自安又聞童賞已該 淄 國憂也提舉醴泉觀譚世動面奏垂象可畏當 撫使李彌大 青間其徒至四萬人所過 疾苦十事 斬 師 死有大校李福者率以為 正 説 ソス 狥 無噍 而 月 不 詔以垂文見異 能 類矣至章 撫其衆 而潰至大 亂 皆

部改宣仁皇后 誇史 遂降之 賊 單騎入其軍回我輩皆西人平時惟殺番贼幾曾作 諫議大夫楊時言臣竊惟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 縣離城問罪令曰此 襲擊之追至臨淄斯福餘乗甲而通衆猶滿萬世忠 牛酒搞之乃舍去彌大遣禪將韓世忠以所部五百 耶官家使我招汝若能降悉赦汝罪皆拜而請 朝廷處分非 小邑罪也遣人以

ススノコーユ んこ

九朝編年尚具

五ヤ七一

一金ダロエグラ 時 敢言者退批聖語在中書仍賜實錄院衆臣簽書本 皇帝始十年被誣謗久而未明臣謹條具本末于左 有音令二王非宣召不得入內其周防之慮深矣是 告元豐末神宗皇帝不豫哲宗冲幼宣仁聖烈皇后 ,詳具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不可誣也 祐中蔡確以罪去其黨始造為奸謀與邀異日 王珪首建大議謂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餘臣 給聖初章傳蔡下用事欲中傷舊臣報復私怨遂 卷 三 十 2 至 無

實其說上誣聖母而以大逆之名加王珪以定策之 年伏遇陛下嗣神器如太陽之升無隱不燭而臣幸 得備員諫省不得不為陛下言之也凡元祐政事著 自為因以中傷元祐之人耳天下蒙冤積忿祭四十 功歸蔡確而已亦與馬其為此謀非私于蔡確其實 在甲令者皆已焚毀則當時所批聖語在中書者必 案猶可考也此天之意實以遺陛下乞索元祐時政 多遺失所幸紹聖中所修政事記具在秘書省國史

大二八日車立三 一九朝編年備安

是月解 李綱使 侍郎 塞天下憤鬱之氣中丞陳過庭吏部侍郎馮澥户 都 名追奪蔡確冒受封贈之典濫恩所列悉行改正以 **电南北關五 驛約以三更並進會城下時大雨連月** 統制 一賜覽觀庶以究竟事實昭洗王珪為臣不忠之 潜劉翰兵潰 邵 溥 解清屯威勝軍劉翰屯遠州幕官王以寧與 折可求張思正等皆此汾州治瓊率山東兵 相繼論奏故有是命 卷三十 次是四馬-全書 時師道無兵從行及次河陽金使王內自北來師 金人併力禦之幹兵潰將領王彦等死之而 憂而憂綱乎然綱猶未進兵而河東七月旦幕已京 或謂陰風以語上上以網握兵權太重徐處仁曰網 月召李綱還以种師道代之 與敵遇于關南郊大敗 且多江浙閩蜀人皆脆弱不可戰至是劉翰兵先進 書生耳强敵中國之隱憂今太原兵圍未解不以此 九朝編年倫要 解潜兵 道

較里雅布復入寇張思正師潰 シナノビャナ 意其實以飲我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 肯割地願輸租賦代割地之數及雲時還云金有喜 揣金必大舉入寇亟拜疏請幸長安大臣以為怯未 主其議復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復紛然 自序云初遣王雲曹時使金軍中議以三鎮軍民不 幾召還命劉翰代之翰未及行復命范納代翰 矣 綱

欠己日事 三十二 癸丑夜金人于文水縣張飲課者處以告思正與張 平定威勝之路而併其兵以禦思正思正引兵出汾 **衝我師我師大奔相躁践而死數萬人坑谷皆滿思** 被衆雖多而喧嚣不整無能為也乃以鐵騎三千直 瀕襲之斬首數百與李嗣本合甲寅復出戰金人曰 州執冀環狗于眾曰此不堅守石顏關遁還者斬之 日劉翰解潜既敗不足畏也乃驅老弱守虚寒以當 九朝編年脩要

思正之兵在汾州十七萬號百萬未出戰金人相謂

全リモノベー 威勝隆德汾晉絳澤之民扶携老幼渡河南奔者以 州 於隆德府期于七月二十七日諸路進兵平定軍遠 萬計州縣井邑皆空矣 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勾當公事皆承受御 正以敗卒數千奔汾州瀾以牙兵數百赴磁隰于是 解太原之圍於是宣撫劉翰制置使解潜察訪使 兩路劉翰王淵主之威勝軍路解潜折彦質主之 願勾當公事折彦質都統制王淵折可求等會議 卷三十 李綱自序云上日以御 批

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潜兵力不能 東而承受專達自若也至期出師解潜與敵相遇于 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雖有節制之名特 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南 網極為上論節制不專之弊又分路進兵敵以全力 具文耳綱奏上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雖降指揮約 制用統制官張思正復文水縣已而復為敵所奪 而潰平定遠汾之師皆逗留不進其後張瀾又違

九三日二八百 一

九朝編年備要

イングミルハラ 徐處仁吳敏罷以唐恪為少宰 劉岑李若水分使金軍 賜令名 若水上召見惡其若猶弱也水猶兵也兵不可弱遂 朝廷之議變矣 欠金銀見尼堪則深諱金銀專論三鎮 請緩師也参等使還言至幹里雅布軍止索歸朝官所 兵至即薦為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以討擊而 初若水名

次之四意之二日 熙靖畏懦不敢惟世動獨奏聖語又南仲欲引聶昌 道君謂二人曰國有大故大臣定策古有之矣亦有 內禪自出予意小人竊為己功以致将相即等奏知 羣臣則請傅禪者乎世動曰古無有也道君正色曰 主和議上是之處仁力爭南仲引王雲使金容請逐 昌代之李回簽書框客院事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專 何東中書侍郎陳過度尚書右丞許翰罷同知以聶 相以籍口又譚世動李熙靖同提舉龍德官一日 九朝獨年備要 主

為執政於是御史中丞李回言處仁與少军吳敏皆 力 蔡京之黨也而處仁與敏不和敏又貪天之功為已 弊未息官冗而未澄兵騎而不知制名曰斥逐姦臣 之不能盡臣稽之于衆愈謂處仁庸常吳敏耿南仲 而加恩庇護名曰愛惜名器而不謹差除若此者遠數 之術行姑息之政以節用則浮侈尚多以愛民則凋 來功效不見以未得則臣之方而今日大臣持尚且 望亟罷之 先是左正言程瑪上言陛下即位以

えかの 上 ない 九月尼堪陷太原 福州軍亂 帥 推安危治亂之機盡賜點罷別選英賢共圖大計庶 始尼堪久攻太原不下乃於城外築舊城居之號元 殺守臣李庭俊 幾尚可救藥惟陛下念之 行府已而歸雲中留尼楚赫大王攻城至是尼堪自 九朝編年備要 至

昏懦唐恪倾險此政事所以曠敗而不振陛下宜深

金グロアノき 吳革使尼堪軍 雲中復至乗勝急攻丙寅城陷金人盡殺捷勝軍師 革以閣門舍人充使見尼堪庭立不拜責其貪利敗 六十日軍民亂死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 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使總提樂王孝忠三十 臣張孝純被擒既又釋而用之副總管王禀負原廟 約氣勁詞直敵相顧動色愧服為追回威勝軍等處 六人皆被害太原自去年十二月已卯受圍凡二百

置四道總管府 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 議和乃遣革詣陝西勾兵委之即臣講武備 天府胡直孺總東道事得專制財得通用官得辟置 又寂聚兵乞措置邊地起陝西兵馬為京城備不復 急備河南及對上問革他事革曰金人有吞噬之意 人馬受書以歸備得其情狀報宣撫折彦質請于朝 何東之請也分總四道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

更到日,一人

九朝編年偏安

盆

イナノモア だる 安國又言野不才緩急恐誤事不報初欲以宇文虚 安國世動二人所言皆拂上意乃改動為禮部侍郎 管之權有警則各帥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 以待之臣欲之二十三路即臣皆選重臣付以都總 兵得誅賞緩急則以羽檄召之入衛京師給事中譚 獨無不掉之慮乎中書舍人胡安國亦言一旦以數 世動言裂天下樹四人而王畿所自治總十六縣耳 州之地分為四道則權太重萬一號召不至又何 卷三十

冬十月窟李綱 くこう 聶山陳過庭李回等皆知恪策言者復論敏承蔡攸 徐處仁吳敏許翰皆可以不去者數人去則綱必不 中當一宰執主之其後中書舍人安扶言其不可任 古建內禪議及初除門下侍郎亦察攸橋制為之責 能留已而處仁敏罷而恪相翰罷同知樞客院而 安置建昌軍尋從夔州綱自叔云初唐恪謀點綱 乃罷之 九別編年精要 用 則

金少口日八百百 事召綱赴闕且俾沿河巡視防守之具綱連章气罷 且得昏情之疾恐誤國事并叙曩日榻前之語于是 授散官安置涪州綱竊歎曰事不可為矣遂乞罷奏數 身怯敵之故特事有不可為者難以虚受其責始宣 上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 上猶批答不允綱具奏力道其所以材能不勝任者 極客院致仕行至封邱縣有古除觀文殿學士知 綱解免不敢當且以疏言所以力乞罷者非愛 卷三十

官兵食錢搞賞外令皆存留襄州及在京降賜庫具 惟陛下遣使覆實雖臣自以為不材乞罷願益擇將 撫司得兵若干又防秋兵若干今屯駐某處皆不曾 帥撫取士卒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謀處不淺和議未 有籍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 臣至此不復與國論敢昧死以聞至是果有言綱專 可專恃一失士卒之心無以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 如朝廷應副銀絹錢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

欽定四庫全書 幹罪布陷真定府 節度建昌安置以網上書辨論謂退有後言以惠衆 主戰議喪師貴財者又指十罪於是落職官觀責授 執師臣李邀鈴轄劉頭死之 聽再請寧江 道入寇斡里雅布主之八月十四日入塞先以衆攻廣 信軍保州不克遂越中山攻真定邀措置乖謬頭率 眾畫夜拒戰城上金入初攻北壁頭立拒之至是偽 巻三十 初金以三鎮未得兩

金使來 城 還攻北城城中不知也黎明金又忽鼓衆憑堪而上 移攻東城邀復趣頭往應力攻兩日 園中亭內解條絕脰而死邀被執至燕山亦不屈而 馬挺刀潰圍欲出而諸門皆為金人所守遂之孫氏 稍亡去頭顏其弟曰我大将也豈可受敵戮乎因策 死 陷李邀不能死為金所擒頭猶率衆巷戰麾下稍 1月 周手 南安 日潜移攻具 を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幹里雅布尼堪以書來責問契丹梁王及伊都職書并 誠諭今開門以待先是幹墨布既退尼堪尚留隆德 元割三鎮略云乃者差蕭仲恭趙倫等齊書報復回 為問罪之使請速令皇叔越王皇弟軍王并太少宰 日軟受間謀之語陰傳構結之文令差楊天古王內 遺簽書路九迪等以和議之書上之尼堪聞幹里雅布 得金帛不貨而已無所得于是遣使數輩求縣時勤 員同詣行府務書陳謝過責仍據元割三鎮即行 卷三十

得歸乃許以情告館伴那你日金國有伊都者領 是館其使踰月不遣有都管趙倫者燕人狡獪懼不 巾中仍賜倫等絹各千疋白金千兩倫至尼堪所首 契丹精銳甚眾貳于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 金抗且使既領肅王過河吾盍留其使與之相當于 以其書獻之尼堪 大怒以倫書表奏聞其主報云深 王之師踵至大臣有輕敵意猥曰吾兵威如此當與 將係遂以聞大臣信之即以詔書授係賜伊都納衣

7.10 ... 7.15

九別編年清要

金グローノノー 解金使之來也禮貌甚仍持其書於上前口陛下既 書深王由河東入麟府為尼堪游騎所得故金以為 立我宗社則當修好如初吳敏以為然乃奏上今致 宗廟今間南朝天子遜位嗣君明聖如能合擊金人 府折可求來獻言夏國之北有大遠天祚梁王與林 不割三鎮之地又安忍復立契丹之後上曰此乃好 牙蕭太師出榜言金人不道與南朝奸臣結約致我 人攻討委元即從長措置尼堪遂復提兵南下又麟

尼堪陷汾澤等州 V. 100 1 1 1 1 1 宗内府珍玩悉歸二帥且厚犒河東之師金使頗領 臣所為也金使請必割三鎮之地要金帛車軽儀物 時金勢甚張知州張京戰堅守以待敵俄聞朝廷分 及加其主微號上乃早解深明其非朝廷之罪吏書 其說先取攜師絹十萬以行 王時雍實館之時雍議盡以三鎮所入增歲幣并祖 河東為兩路隆徳為東路平陽為西路各命守臣救 乙月編年肯於 12

金分四厂人三 陷平定軍 平定會議再窓京關右監軍為舎曰今河東已得太 先是尼堪自太原東至平定軍幹里雅布自真定西至 臣高世由降 亶亦死之 決其家死于難者凡八人紹興中贈忠確 汾兵未至而城陷京戬朝服南向焚香拜舞乃自引 河北已得真定二者乃兩河領袖也乘此之勢可 陷威勝軍執守臣張堯佐 陷隆德府執守臣張有極 卷三十 陷澤州守 都監責

中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難重守尚得 堪 被也今我往得之必矣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状口我 也今若棄兩河先犯東京茍為不利則两河非我有 先取兩河俟兩河既定徐圖過河以取東京未為晚 今若取東京如運臂取物回首得之矣幹里雅布於然 東京两河不取可自下班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在 也兼太子昨已到東京不能取之幹罪布未有語尼 拂然而起以手去貂帽擲之于地謂諸將口東京

2/ r. Jo. : L. L. ...

九朝紀年備要

金ダロドノとう 尼堪既陷太原乃縱兵汾晉之間攻下縣鎮塞壘十 京痛記命两河互相救援 數汾雖糧乏兵疲獨不降併力攻逾月乃陷之又東 攻太原之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受攻殘 命諸路合從連横相為救援見便而動無拘一律初 稱善諸將不敢沮之入寇之計遂決 也喪士三千復與幹里雅布合兵攻平定亦喪萬人 破之衆萬人竟不能拔乃攻平建欲據井四其始攻 卷三十

新至独于應變人心未附金卒至圍城下不旬日而 塞中山不克進攻真定先是真定即劉幹守禦備具 陷 州以據其險又命淵質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真定邀 恐金東戦犯河朔命輪為宣撫副使領兵五萬守遠 可用是時真定在河朔最為强壘朝廷以太原危急 人恃以安總管王淵鈴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人皆 之幹罪布自二月由畿甸歸與至九月復入窓攻保 是時失太原又聞真定之報上大以為憂乃下哀 九羽船年背要 主

金罗四人人 尼堪陷平陽府 雨木冰 痛之詔 壁可以控扼于是命以守朝廷又命劉琬統衆屯平 初金人犯汾州議者謂汾州之南有回牛嶺險峻如 者日給豌豆二升或陳麥而已士笑日軍食如此而 陽以捍北邊然國用乏竭倉原不足士之守回牛嶺 使我戰乎金人領精鋭師窓回牛嶺于山下仰望官 卷三十

次定四車全書 1 幹里雅布犯慶源府 高麗來貢 俄而官軍潰散遂越嶺至平陽琬領兵遁去城遂陷 兵曰彼若以矢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徘徊未敢進 凡官吏皆縋而出 亂時宣府范訥統兵五萬守滑濬幹里雅布知有備乃 由思州王榆渡而趙大名由李固渡濟河 都統王淵遣將韓世忠遣兵三百人却敵寨敵兵遂 九朝編年備要 主

追王安石所贈王爵 夏人寇邊 師道至懷州召還都城至是卒上臨其喪哭之甚哀 望止今遞表以進却其使還 問不勝其擾今高麗事金國以窺我之虚實以報金 侍御史胡舜陟言自政和以來高麗使歲至淮浙之 陷懷德軍守武劉銓杜胡死之契丹故將原呼鳴 一月种師道费

次定四車全書 議棄守三鎮 詔止援兵 自其國滅奔于西戎至是招集叛亡雜胡羌數十萬 居中執中死之長子沂中從征河朔得免 攻麟府諸城至建寧塞兵總百數知塞楊震與其不 唐恪耿南仲專主議和語同知聶昌曰今百姓因匱 時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錢基各統兵赴闕會 養數十萬兵于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兩道兵母得動 九朝編年備安

索五輪冠冕及上尊號且須康王親到議乃可成康 太原之陷也乃命王雲使金國議和許以三鎮稅租 安置新州以同知馮解代属李若水副之雲回言事 王出使左丞王寓副之既而寓托故解行詔落左丞 之數雲軍前先遣李裕回報已講和不復議三鎮止 巴中變必欲得地差一十日使不至即再犯關時康 王巴出城戊辰王復入中外大駭已已百官集議于 延和殿言不可與者惟梅執禮品好問洪多秦槍等

淡定四三五至一一一 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上然其言唐恪家放上請 居守上将從之會專入見力抵其不然上以足順地 以親征為名西幸洛京據秦雍以圖恢復而留太子 割亦來且河東之民皆為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 庭言與之以行禍何東持之甚堅曰三鎮國家根本 宗尹言最切至伏地流涕會李若水使歸亦慟哭於 奈何棄之况敵情變許安可保其必信割之亦來不 三十六人自范宗尹以下七十餘人皆欲與之而范 九朝編年備要

折彦質等師潰尼堪陷西京及河陽府 回 並清野命執禮為清野使已而京畿民扶携入城 恪唯唯議遂定 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不若任之但飭備以待 金人既不得三鎮地怒甚尼堪自澤路至河陽宣撫 日今當以死守社稷專退謂恪曰割三鎮則傷河外 以萬騎行視黃河時亦至河上敵曰南軍亦衆與 使折彦質領兵十二萬與之夾河而軍又簽書李 梅執禮建議清野詔河東北京畿 老三十 大小司 田 小山田 康王構使幹里雅布軍許割三鎮 城尼堪乘勝陷河陽及西京 棄城而走西道都總管王襄與河陽守臣燕瑛皆去 且上尊號十八字王請耿南仲偕行上日南仲老矣 旦王師潰散京西提刑許高河北提刑許亢各統兵 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虚聲遂取戰鼓擊之達 防路口亦望風而潰金衆悉渡自河東澤路官吏多 王雲副之許割三鎮并奉冕輅以行仍尊其主為叔 九朝編年備要 晝

金少口戶八言 其人宣撫副使提兵不進并劾雲使金張皇敵勢命 震破比雖樓櫓如畫不足恃也王不答初雲使金過 天下所無然真定城高此幾倍金使雲等坐見一 今其子延禧為參議官王既出城雲白王曰京城樓 寇至 磁 知磁州澤上疏乞邢洛磁趙相五州各養精兵二萬 城磁人以是您雲宗正少卿宗澤當論列宰相非 相勘二郡為清野計二郡從之撒近城民令運穀 那則四郡相應凡一路當有十萬兵上喜之 老三十

兼傅聞幹里雅布已于十四日由大名府魏縣李固波 嘗以語康王其後議卒不合王至磁澤出迎謁王問 諸處不得鼓唱民間起兵生事有礙和議同時行下 馬諫口不可北去肅王已為人給因指雲口清野之 那召土豪民兵禦敵節鐵而下皆充賞與一河北路 迎王入宿于州澤因言是日被朝古二一今本路諸 人皆姦細也雲遂被害尋相州守臣汪伯彦領兵郊 之澤以兵皆在山村急則召至殊不費糧百姓遮王

欠いついんい

•

九朝編年滿要

麦

何東罷以陳過庭為中書侍郎孫傅尚書右丞 高光得賢為輔故成帝王之業今陛下所用皆非其 言今日敵寇侵陵國勢危處豈可坐以待亡昔湯武 民熙豊法惠國崇觀以來法惠姦 罷先是孫傅請復祖宗法度上問之對曰祖宗法恵 舉持不割三鎮之議甚堅朝廷既定議割三鎮故桑 河今願大王暫留審議國事 唐恪俗吏耿南仲腐儒何東狂生聶昌凶人李回 侍御史胡舜陟

耿南仲聶目分使金軍許畫河 1 ... 10 . · / Lan 內走南仲得脱遂如相州見康王王遂出膀召兵· 尼堪軍割河東昌使幹里雅布軍割河北並為告和使與 轉敗為功惟人才是先望擇所任天下幸甚 王汭等偕行南仲至衛州衛人欲殺同行金人王汭 首自請行南仲昌各以事解詔免過庭而以南仲使 金人欲割地須大臣報聘于是陳過庭以主憂臣辱 差勝亦迂濶獨陳過庭孫傅忠直然非經濟手令欲 九月病年有要 É

完致虚帥師入衛 金グロス 乙酉幹里雅布犯京師 時知京兆府命為陝西五路安撫使 其說以誤國論卒至禍變天下以此罪之 朝廷以金去歲駐年馳問乃決汗水灌其地且置塘 情大悅昌至絳州諭今割地絳人不奉部為鈴轄趙 子清所殺到其目碎切之昌附南仲至顯位每左右 幹羅布軍至城下遂屯劉家寺自唐恪耿南仲

./. / ... /. .. 逼城孫傅深然之而守禦使劉翰又奏悉取保甲自 遣元以所統分四寒直國門使兵勢相屬即金不敢 散西南两道兵至是四方兵無一至者城中惟衛士 益元謀遂止凡四壁共十萬 以五萬七十人分四壁守禦京畿提刑秦元集保甲 三萬請先出屯自當一面禮部侍郎譚世動亦謂宜 上四軍及中軍劾勇京東西弓手十萬餘于是以萬 人分作五軍備緩急叛護命姚仲友辛亢宗分領之 九月編年前安 時有砲五百餘座在 ナナ

·新炉四下人名 ~~ 駕部當收駕部則曰庫部當收至是反為敵用 京畿所則日本非掌守禦也未守禦何預于我或謂 郊外皆棄不取兵部則口屬朝係樞密院合收樞密 路及京城被圍又密具奏乞選日諸門迸出分兵期 院則曰自有所屬軍器監提舉內侍官也方以罪去 苹界乞出兵城外下寨使金不敢近城且過東南道 可以制勝上惠于衆議不果從之 會為正兵為奉制為衝突為尾襲為應援出其不意 卷三十 吴

張叔夜帥師入衛 风拔木 置 益恐尋擢叔夜簽書樞密院以其兵入城同孫傳 關而前已丑至京師屯于王津園至是勤王之師 初 子伯奮伯熊將前後軍凡三萬人至尉氏遇游騎 來者東道總管胡直孺為金生得以示城上都 四壁权夜與范瓊同襲金營不克 上以手詔趣权夜提兵入衛权夜即自將中軍 無

金グロレノと言 閏月唐恪罷以何專為右僕射 滑州軍亂殺守臣 復左右僕射 尼堪陷鄭州 明年二月以金人來取恪恐不免飲藥而死 恪無經濟大略從上巡城都人欲擊之因求去遂罷 守臣宋伯交通時河東諸郡或降或破殆盡惟 颇有堅守不下者 巻ミナ 河北

兒巴司三人 陷懷州 官傳令問不肯降者為誰安國口安國是宋朝守臣 守臣霍安國通判林湖鈴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許張甚 衣反縛之遂害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終無照 肯降於是引令東北望金國拜降皆不屈尼堪今解 率衆不降又問淵等同對云某等與知州一體皆不 城既陷尼堪引州官及遇漕将分四行立其前使番 于潜統制沈敦張行中及部隊將五百人皆死之初 九朝編年倘要

全少正是一 尼堪犯京師 金使來議和曹輔馮解如金營 召李綱尋除開封府尹 類 獨衛士三萬每出數百人雖多獲級然亦十失五六 乃記都水監丞李處權等為報謝使以書報之不受 尼堪復遣蕭慶等來議和且貨糧堅請上出城會盟 明年贈延康殿學士 以勤王之師不至時今挑戰以示敢敵然可用者 卷三十

10 mm / 1 mm 以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遣親王招遣越王行將出金率兵以迎又止之於是 至是亡已數十金使來請帝車駕暫出郊不從復請 金人聲言失信攻城甚急乃遣簽書曹輔左丞馮澥 音金請和尼堪即送之歸不交一該已而雲拂輻輳 來者不已 初金攻城日急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聞康即奉使 至磁相間為士民所遇不得進此天意也乞就拜士 九朝編年清要

金少匹左右言 老力爭曰今社稷危矣仰其拯國顧惜一大字非計 祗候 齎蠟 詔命康王為大元即陳進元帥宗澤汪伯 元即俾率天下兵入援宰臣視奏循以大字為難唐 IJ 軍民感動是日開府上家遣問門祗候侯章赍蠟書 彦副元帥速領兵入衛已酉仔至相州王捧詔拜泣 也于是募敢死士得武學生秦仔等四人皆假閣門 促大元帥勤王十二月甲子童至相州白王曰陛解 聖諭口康王辟中書舍人隨行可今以便宜草詔 卷三十

とこうしんしょ 府深揚祖兵幾萬人馬干足張俊尚傅楊沂中田師 知磁州宗澤兵三千人知潞州王麟兵一千知德信 堅自相至大名府沙河而地里不遠露邇王室發動 盡起河北兵入衛于是王命耿延禧草詔領之諸郡 下申請四集取決于霸府矣河北守臣亦將兵漸至 王之兵為便也時京城獨久圍王既渡駐軍北岸天 王在相州攝大名尹張懿力請王移行府以河水水 中旨在麾下王問揚祖以諸将敦優揚祖以俊對王 九朝編年備要 尘

金り口 信惟速進兵直指都城第言兵民欲見君父既兩國 軍至王大悅澤乞進兵援京師汪伯彦以澤為在譎 級獲其實糧會帥府移文約赴大名遂還師先是諸 千餘人遇北門二將出東西門夾擊之遂斬首數百 澤自遣其將秦光殉張德領兵超渡至安城縣金騎 亦喜俊自是常在左右王留楊祖為隨軍轉運使 澤在磁州屢乞會兵奪李固渡斷敵歸路衆議不可 亦誠伯彦等為失策澤口金人狡計百端豈可深

2 x. 10 1 1/1 1/1 大雨雪彗竟天 丙辰京城失守 通和可亟退師如敵有詭謀即援兵已到無能為也 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被圍凡四十日是日午時陷先 伯彦等執和議之說不可進澤請自進兵從之 尼堪幹里雅布 何桌孫傅與內侍輩尤尊信傾心待之 是有卒郭京者都人盛傳其能用六甲訣可以生擒 又有劉孝竭等召募衆或稱六丁力人或稱此斗神 九朝編年備安

金少口 宣化門出去不數百步時已天明京盡今守禦人下 兵或稱天關大将大率效京有識者危之是日大政 衛俄頃敵兵分四翼鼓噪而進前軍強馬後者悉墜 城統制姚仲友為軍士所殺仲友將種也自守禦以 南通敵兵登城者變數人眾皆披靡城遂陷王宗楚 獨與張叔夜坐宣化門甕城樓上以親兵數百自 城門急閉京白叔夜口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 殿班下城傳呼救駕四壁兵大潰金人因而上

Julo I has 或有奸細來勢作過以兵法從事仍置都巡三員以 乗此擾攘聚衆作亂 最多除旅居外皆在火房浴堂櫃坊雜居里巷强梁 正將帶二百五十人接應常留二百五十人在地分 六員各一正 赦罪故軍士縱恣如此益京師昇平日久游手浮浪 來往來東南西壁策應風夜勤勞在諸將中最為有 功初百姓殿殺東壁統制辛元宗朝廷縱而不問仍 一副每員統兵五百人遇有警急則 九月病年衛要 初仲友欲于京城置巡檢十 盆

金人口一人生一 總其事仲友之意以小人喜亂欲設此以防好也而 壁守禦使劉文慶與其子光國絕門出為追騎所殺 夜被創尤甚父子力戰皆死關殺傷相當然諸將無 叔夜連四日與敵大戰斬其金環貴将二人城破叔 臣黃經督視東壁亦不敢去望關號慟赴火而死四 朝廷不從至是獨先被害何慶言力戰死於城上內 人至者 張叔夜言敵鋒銳甚願駐蹕襄陽以圖幸班上然之 上開城陷慟哭口朕不用种師道言以 苍三十

辛酉上如青城 2.10.1 41. 亭驛取金使劉晏殺之 將宣李福率衛士數百人入祥職殿欲護駕突圍而 從口異日必有後患至是果然 至于此春初金人之去也師道當勘上半渡擊之不 出上親撫諭之不退聞已和議乃散 何東陳過庭孫傅等從二帥相見初何專率都民欲 人馬亦數千匹寶駕人馬等皆欲奪門而出指揮使 九朝編年衛要 時上四軍班直猶有萬餘 是日都人爭入都 尘

金グロナルとう 皇相見哉辛未真又至軍前二帥乃許上出是夜彗 星竟天庚申日出赤如血而金人自攻太原以來即 言二的請與上皇相見上口朕當自往爾豈可使上 巷戰聞者爭奮由是斂兵不下仍偽唱和議人心稍 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令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專回 他事乃遣桌及濟王栩為請命使二帥日自古有南 桌來議事若水入見上曰二帥止欲得两河地別無 時李若水以出使留軍中二帥急令若水促何 卷三十

括金銀 次定四章全書 興播遷由感於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於造謀之始乃反信於破城之後華天下之堂致東 之初無奇策足以濟難城陷乃反故意講和夫不信 執政以為地不可割敵人志不在割地朝廷由是任 計時原為右丞孫傅為尚書每朝議及割地必面折 以講和割地為言李邦彦吳敏耿南仲唐恪皆墮其 二月癸亥上至自青城 九朝紀年間要

尚書省火 遣使如兩河割地 陳過度劉翰折彦質三人其後過庭死於燕山 御馬而下在京共七千匹悉歸之 而監察御史胡舜防胡唐老姚舜明王俱副之 於是朝廷大括金銀命户部尚書梅執禮提舉根括 金人來索金三千萬錠銀三千萬錠練帛如銀之數 未幾天寶寺火延燒居民五百餘家 自

親王二人如金管賀正 雨雹 丁未靖康二年 五月高宗皇帝即位改建春正月朔命 冠冕朝服諸路舉人解首亦士服列班其服二兴冠 遠大使頂金冠後簷火長如大蓮葉服紫空祀金蹀 白袍青縁諸州進奏官各執方物入殿諸國使人大 會御大慶殿諸國使人賀殿前列法駕儀仗百官皆 尼堪遣其子真珠大王同金使八人來舊制正旦朝

National John

九朝編年備要

<u>%</u>

散批其服于閩旨小金花電笠金絲帶袍束帶并妻 僧人禮拜入見旋賜漢裝綿袂之類更有真臘大理 緋衣上織成佛面又有南蠻五姓番椎髻鳥檀並如 男同來乗駱駝氊兜銅鐸入貢三佛齊哈瘦鄉纏頭 交州使人近如漢儀回紀皆長髯高鼻以匹帛纏頭 樸製服緋窄袍金蹀躞皮靴义手展拜高麗與南番 變副便聚金帶如漢儀文使拜見立左足跪右足以 兩手著右肩為一拜如漢儀夏國副使皆金冠短小

とこつ 言 庚子上如青城 大風霾 等國有時朝貢大遠使人在都亭驛高麗在深門 安州巷同文館回紀于聞在禮賓院諸番國在瞻雲 館懷遠驛惟大遠高麗就館賜宴是歲正旦乃命景 是月西北陰雪中有如火光 王把濟王相如金帳致賀都人感傷繼之以泣 金索金銀益急欲縱兵入城且遣使來口農務方與 Crr 17 九朝編年前安 £

盗 金万匹匠之二 權府事陳規率兵民固守先是規知安陸縣率民兵 犯德安府陳規敗之 將歸兵微號事當面議 原國 數千援京師路梗不能達還及連上會盗祝進攻德

劉翰死於金營 院中與贈資政殿大學士益忠顯幹初在陝西為童 **輪守真定有威名金人知之欲用為尚書僕射許以** 安守臣李公濟通父老迎規攝府規率軍民禦進却 家屬行幹不可手書片紙遣人遺其子曰忠臣不事 之後又來攻城凡十有七日而去 貫所知及是能以忠死議者不以前失所從為幹罪 一君此子所以必死也乃以衣帶自經于城南壽聖

スタンのことに

九朝編年備要

金少正厂 徐揆死於金營 班師振旅緩以歲時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人入獻二將 云 見書話難換厲激抗論為所殺 遺二將留守司不許揆獨請南黃門狂言獻金銀金 遣騎取揆赴軍中揆出書署云京城金銀根括盡願 太學生徐揆及丁特起王若海何刻等各為一書欲 書責其久留車駕且謂內侍監訴醫官周道隆為 として 黄時甫繼亦貼

金把祭州 て へ しつ ここ 人 一百 一回/ 亦為書貽尼堪曰 根括指揮若使未過軍前則人人蓄為私藏貪各恃 送合誅戮乞賜行遣狗首京師 知鄂 恩寵妄與問誤稱有金銀窖藏在家則是前日故違 俸濫渠魁令取過軍前坐席未緩乃忘我宋朝前 州崇陽縣李涓死之時以羽檄召天下兵入接 原闕 九朝編千備要 樞密院編修胡瑀 日

金少口厂人言 整陳以行少馬游騎微集涓馳馬先犯其鋒下皆步 師至合而前天大雪蔡之保甲課而奔日金至矣即 謂涓盡徐之以須泉集涓口事急矣當持一信報天 視涓獨留不忍舍之歸創甚猶被血大呼叱左右員 里許大與金遇飛矢蝟集二色兵引去吏士無人色 兵蒙鹵楯徑進頗殺其騎騎且走涓乗勝追北約十 子為東南倡即日引而東過紫而浦圻嘉魚二邑之 野部縣七當發三千人涓召募才十日銳意欲奮或

くいつ いっとい 二月朔上在青城 丁卯太上帝后如青城原闕 其忠贈朝奉郎官其三子云 已以戰遂遇害死明年金退蔡人以涓尸歸朝廷録 九川锅年清要 华

辛未皇后皇太子如青城			金史四层在中
少青城			巻 字
Marting secure in terms and the Control of the Cont			

久之四事至一三 募士就食者至萬計革陰以兵法部勒且告急于康 去勿亂人意范瓊恐生變先以危言藝衛士原閥 城司其子來省傅叱之曰吾已分死國矣汝曹速速 服潰圍以出傅不許華遂陳請不已傅不聽傅在皇 王及在外諸大臣約日大學至是草請以所募士微 皇后皇太子且為傅畫計乃于改聖院置局販濟所 初南壁統制官吳革聞上皇已出入白孫傅請力留 九朝編年備要 至

位乃更製寶如周承天之文真宗亦自作寶而更其 承天受命之實一口皇帝神實我太祖傅之太宗即 按唐末五代國壓不存周廣順中造二寶一曰皇帝

李若水王履死於金管 久足四車公書 寶皆從葬也神宗哲宗亦循此製今金所取白玉之 寶十有四其中有恭膺天命之寶二者即上皇與今 議皆謂不當改作言格不用因鎮之奏乃知累朝此 上之所製也其他不復録 之初今歐陽修篆文以製新實范鎮之請王珪等之 作新寶仁宗明道元年以為火所焚又更製馬英宗 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自此累朝即位皆仍此文 九朝編年備要

きりにた 絕不食金怒囚之若水母張氏聞變哭且言曰吾子 原闕 死難必矣至是尼堪再召若水去若水知金不可 水氣絕仆地良久乃蘇使人監視日三飯飲之若水 獨吏部侍郎李若水大呼罵金金擊之面目為傷若 老三十

致定四庫全書 ■ 以俱死履臨被害略無懼色且歌詩末句云矯首問 若水死年三十五中與贈觀文殿學士盆忠愍復贈 使也修武郎王履副之使還進觀察使抗金不回卒 武勝節度 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人聞而悲之 之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初若水之出 圍丘 下敲殺之若水將死奮罵益切敵相謂曰大遠 義動因歷數其失信五事肆罵不已尼堪大怒即以 九朝編年備要 华四

康王次濟州 州鹽場不閱自得緣錢五十萬佐軍與公私賴其利 鈔許鹽商詣河北漕司大名安撫司輸錢取鹽于逐 及京師道梗商不能通張整建議即元帥府印給鹽 變河北鹽稅為鹽到法專置提舉官賣到於推債務 諸郡而向子謹在宿何志同在河趙野范訥在宋趙 子松在陳皆圍繞京師未得進 先是王黻魏伯努 元帥府官軍及奉盗歸來者凡八萬人分屯于河

一次定四車全書 一 大風拔木 金人責金銀殺從臣梅執禮等四人 金犯雷澤縣尉宋拱敗之 給事中安扶並坐根括金銀不登為金人所殺其副 御史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侯杖數百幾死於是 户部侍郎梅執禮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 金至挑戰已而偽遁金追奔馬絓而止悉斬之 金游騎至縣尉宋拱禦之拱勇而有謀先繁繩桑下 九朝編年備要 生

延寧宫火 洪弱等話懿親審行宅原閥 若水大更張弊政乃尊后為元祐皇太后已草記書 再 未及行也時六宫有位號者皆從二帝以行惟后以 元祐孟皇后緣是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初上與李 括 留守司差官百員分坊巷過括左諫議大夫 え三十 飲定四庫全書 吳華謀起兵范瓊誘殺之 原闕 金納張邦昌 三月朔上在青城 廢得存 吳蘇朱夢說徐仁等數十人與參謀議革率衛士殺 初革既募兵遷居同文館附者至數萬人又引太學 九朝編年備要

等數十人乃命兵突出十八門期用三月八日舉事 妻子以圖迎二帝欲奉九廟神主以從軍先誅范瓊 遂與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左言誘給革至帳下議事 被甲上馬時已黎明北行至咸豐門四面皆瓊兵瓊 事急矣緩則且有不測之禍是夜班直班廣等數百 議郎致仕吳給等數人革將起兵其參議吳鉄等曰 與謀者惟兵部尚書日好問監察御史馬伸張所奉 排 題口邦昌以翌日受策請舉事革以衆不可奪

次定四車全書 一 丁酉金以張邦昌借位偽號楚 王時雍吳开莫傳左言范瓊等於然若有所得原闕 是日風霾日色薄而有量百官皆像但邦昌亦變色惟 之日知與不知皆為泣下 原闕 變革為人天資忠勇天文地理人事兵機無不通死 遂斬之其徒百餘人併戮河上革至死顏色猶不少 九朝編年備要 4

緘鐍題以臣邦昌謹封易詔曰手書 書前諫議范宗尹吏部侍郎謝京家落致仕中書舍 時难權極客院兼領尚書省日好問領門下省徐秉 從坐議必自稱名遇金人至則為易服禁中諸門悉 哲領中書省尚書左丞馮鄉守舊職李同權右丞吳 思權户部侍郎紫宗誇權司農少卿胡直孺户部尚 邦昌不御正殿不受朝不三呼及稱聖音與執政侍 人李耀並仍舊職李寧靖詹義並權直學士院王 巻ミナ 邦昌尋以胡

九三日事二書! 擢用李回靖康初簽書樞密院事及是前執政在城 謂之三川牙郎至是都人又號為賣國牙郎开傳為 之而輔不在請中故以回補其處時雍既受命請用 中者惟回一人馮鄉曹輔留金管邦昌素養解將歸 公卿以下者時雅秉哲也有懼都人者范瓊也遂旨 尹王及之權都水使者大抵往來議事幵儔也逼逐 拜同知樞客院事莫傳簽書樞家院事周懿天開封 府益韉許之時雍蜀人也在蜀為市伍圖利小人 九朝編年備要

節甚矣力爭乃止之 雅布有了事官人之稱都人亦目之為賣國吳牙 金來須索朝慕往還敵中有捷疫思王之號尼堪幹里 今雖危而車駕之行止未決爾等朝敢取兩官物逆 伸檄之口古者大臣去國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 時雍等領三省事及郎官王及之王紹旨擅政每以 司籍隆德二官寶貨賣靈沼魚編以贈百官御史馬 佐命功臣自許士夫切齒因呼三王及之等又命有 12 77 初有司趣百官入賀太學博

シノスノロ・1 人はもつ || 泛而與之計事畢有司舉不至者欲以復于金以逢 遇朝士至即呼前驅使 亦更名知言徐俯致位居城中買一婢名之口昌妙 發疾而死 逢聞之曰是必將肆赦遷官以重污我我其可俟遂 士孫逢獨堅卧不屈夜既半同索强起之不從至垂 及駕部員外郎喻汝礪為請邦昌以畢至告乃得免 並致仕 工部侍郎何昌言請言更名善言其從弟 未幾考功員外郎虞譽太學博士朱震 九朝編年備要 李熙晴時以顯誤閣奉祠 尧

金少世是白 宗澤敗金于長垣 始那昌與熙靖直學士院熙靖拒之因憂愤不食疾 初朝廷狗金意欲遣曹輔往河北迎康五何專請 邦昌命權學士院而世動稱疾堅卧不起邦昌知不 卒中興贈延康殿學士 可奪遂已後贈延康殿學士臨端潔 且篇謂家人口百官何日再朝天乎泣數行下未幾 輔關原 屑書語以傳家古輔言不見王而還金人又 卷三十 禮部侍郎譚世勣既得歸

敵果夜至得空壁大鷲自是不復出澤在軍中與土 進兵未十里與金遇出金不意敗之于長垣澤既敗 将未可進兵澤怒命諸將射之徵與同行金人俱通 趣再遣中書舍人張徵以蠟封詔行徵至開德語諸 金遂得韋城縣金欲夜襲澤澤知之日暮移軍南華 之諸将羅拜乞貸淬使得效死乃命淬當先以贖罪遂 諸将議之都統制陳泽日金方熾未可輕樂澤將斬 澤約諸帥會兵五自無一人至者 77 九川 編年備要 澤回願擊金引 Ē.

金女四月八十二 抵韋城 卒同甘苦故人樂為用澤為書與諸道勤王即數督 引兵趙滑州抵大名城而勤王之兵無一人至者又 據敵歸路而對壘諸寒一夕解去澤號働即自臨濮 留近甸惟澤力戰及至冀州權邦彦亦領兵與澤同 遣兵過大溝河襲金金人敗之時四方勤王之師只 兵入援趙野曾掛記訥皆以澤為在不答澤自南華 知張邦昌借位擬先行誅討乃將所部復還屯衛南 澤獲敵所掠人知二帝將北行謀引兵渡河 表 三十

遠柔邪二日納諫節而拒豁諛三日尚恭儉而抑騙 與不得其道耳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 復貽書康王言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 京城望救責之彦國怒持軍程程渡淮而進 彦國起東南數萬兵至四州不行知州事解公望以 奢四日體憂勤而遠逸樂五日進公實而退私為澤 以兵五萬守潼關捍西來之兵陝西制置使錢益 所親口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 九月扁年精之 時發運使翁 頁 初金

金灰四年全 湖北由是荆定至荆門一路騷動 虚自長安引兵十萬勤王日與金戰攻奪潼關既得 速多為支軍則舍不至淹敗不至覆不然衆屯聚出 是裸將李彦仙說曰陝為軍後盍少遺之行兵者利 虚前軍敗之致虚不敢進駐兵潼關以疑敵而已先 關乃引兵東去遂至陕府尼堪遣將精卒鋭騎擊致 統兵十萬至潁昌聞京城已破益遂棄大兵挈家往 殺澠一蹴 於險阻則敗矣致虚不聽 卷三十 陝西宣撫范致 有傅亮者開

SANDING COM 程與復西京 直抵韋城尼堪後軍大驚狼狼而去遺絹數萬匹軍 統制率之以行亮軍嚴整所至秋毫不犯自朱仙鎮 皆為亮所殺京西安撫使和志同以便宜假亮官為 兵得數千至使開敵登城即兼程而去陳察問奉盗 斬金留守高世由范致虚既敗統制程興興族弟進 士畏亮不敢取 知古兵法种師道嘗薦之召亮赴關亮開命 九阴隔年清要

金少口匠人言 金置河北河東統軍 軍 城降為金用 斬之友極前為河東轉運世由知澤州金人再入以 提兵數百潜入洛陽擒世由及金隨軍轉運張友 原闕 里雅布退 敏珠爾貝勒為河北統軍屯溶州阿里於貝勒為河東統 卷三十 極

尼堪退	夏四月庚申朔原闢
↑ 荷·ベ (gm)	

金豆匹庫全書 張 江寧府軍亂 邦昌降偽赦 鈴轄王宗韓及曹禄官七人嬰城自守 軍校周德等率衆叛執知府宇文粹中殺通判王尊 敢與覃恩同但改敕字為手書而己時四方勤王 白

欠い日二人公司 膝而走事定子輕言于朝廷易文資 錢益翁彦國劉光世等手書外題云付其人內云邦 縣縣令以下迎邦宣讀如常式武尉徐端益獨不屈 昌上某官仍用內侍省印 其文者作即顏博之所草也邦昌又遊范訥范致虚 之械繁達于獄遣使勘進於康王 大集吳开莫傷為邦昌謀令散諸路故偽故首及之 邦昌遣其甥劉達實手書以往子謹不敢封而焚 九朝編年備要 發運副使向子諲在毫 邦昌手書至虹 國學生游相 富

癸亥元祐皇后復居延福宫 汪伯彦替殺侯章 先是黃潜善遣張宗至京知金人立張邦昌事宗既 歸道逢俟章具以告之章走濟州言曰事既如此諸 其策語有曰的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宫之禮益用大 公别無措置奈何且以言侵伯彦等伯彦請誅之康 王再三不可伯彦力請以其鼓惑三軍遂斬之 上書請邦昌歸政康王不報 ノーニ Mand and hider 强金之威使人游說康王且今南道然後為久假不 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以為外挾 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亦以相公以立趙孤也 忍死就尊位者自信金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 非果真為趙氏也 先是監察御史馬伸言于邦昌 今金退多日吾君之子亦已知所在訟獄謳歌又皆 曰伏見金人犯順且逼立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 即位迎周太后西宫故事識者有以現那昌之意 九朝編年備要

金ラ 歸之計一旦喧関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 庶事取太后命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 釋疑轉禍為福不然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為 心等事權行拘收俟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 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問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 禮至馬伸始貼書稱太宰相公書入邦昌命 王尋降手書迎太后入居禁中 正匠人 叛臣也 自邦昌借立凡言事者皆用君臣之 卷三十

甲戌降手書迎康王 庚午垂簾聽政 蒙塵輕及宗材謂三靈之改上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 之開基實自高客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 舊殉以臨朝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緬惟藝祖 手書曰比以敵國與師都城失守複纏宮閥既二帝之 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邦昌僭位至是凡三十三 Ð

東定四車全書 一九朝編年備要

武之中與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為天意 由康邱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 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底臻小 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學而數天同左祖之心 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狗羣臣之请俾膺神器之歸 御史胡舜防上疏請后降詔諸路使知中國有主康 **悄漸底不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吾意** 王即位有日以破亂臣賊子之心日好問言今日布 時侍

久?日王人言 進略曰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朝 原闕 王時雍徐東哲奉乗與御服來迎邦昌率百官表勘 藻草書御封付御史臺看詳然後行下 九朝編年備要 軍

告之書當明白易晓不必須詞臣遂命太常少卿汪

慕周勃安劉之計無幾程嬰存趙之心其表亦汪藻 為之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王待以客禮且慰撫 九朝編年 備要卷三十